

民國時期的農村社會與地方強人 ——傅柏翠與閩西地區*

陳耀煌**

摘要

閩西上杭人傅柏翠，一位顯赫一時的民國時期農村地方強人。他早年崇尚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後又成為社會主義的信徒。他允文允武，曾籌辦民團捍衛鄉里，也曾擔任律師，為鄉民仗義執言。第一次國共分裂後，傅被迫走上共產革命之途。1931年，傅脫離共黨，以一位左翼份子、地方領袖的身份，繼續活躍於閩西社會，致力於地方農村改革。國民黨當局恐怕傅尾大不掉，中共方面也批評他，但傅卻在國共兩方間捭闔縱橫，獲得夾縫間的生存，並逐漸發展自身勢力，成為閩西地區勢力最龐大的地方強人，直到1949年再投入共產黨的懷抱為止。本文將透過1949年以前傅柏翠個人歷史的重構，試圖闡明民國時期農村地方強人的多重面向。

關鍵詞：傅柏翠、閩西地區、地方強人、農村改革、國共鬥爭

* 本文撰寫與修改期間，承蒙本刊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若干寶貴意見，在此特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投稿日期：101年8月6日；接受刊登日期：101年10月7日

壹、前言

眾所周知，傳統中國王朝的正式統治，只達縣一級。縣以下則是依賴士紳進行間接統治，我們稱為「紳權」。可是，自科舉廢除以來，紳權逐漸沒落，執政者只好訴諸國家的力量以深入統治地方。但是，民國時期中國的國家力量相當孱弱，不能取代傳統士紳，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政府當局仍必須尋求某些非正式的地方人物的幫助。這些非正式的地方人物，正如杜贊奇的分析般，是一支不可被國家控制的力量，而且其中許多人還是壞份子、土豪。這是因為紳權已經凋零，正直人士又不願幫助軍閥與政府當局榨取人民的緣故。因此，在民國時期，政府當局愈益試圖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對地方的控制力卻反而變得更加薄弱，這就是杜贊奇所謂的「國家的內卷化」。¹

當代許多學者也承襲了這樣的觀點。如王奇生在關於民國時期鄂西等地的「權勢人物」的分析中，即指摘其中許多人就是靠武力或財力崛起的「劣紳」、「土霸」或「反動首領」，與過去的士紳截然不同。²張信關於二十世紀初期河南西南部地區的地方菁英的研究也指出，該地在民國時期由國家所維繫的合法秩序已蕩然無存，完全陷入無政府的狀態，軍事實力成為合法性的決定性根源。³本文所欲探討的福建社會，

¹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73-77, 250-255.

²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330-337。

³ Xin Zha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Henan, 1900-19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5, 249.

也存在類似情形，即地方上有宗族族長等群眾首領，還有土劣流氓，上層政治則是由土匪軍閥掌握。他們許多是靠槍桿子稱霸一方，時人即感嘆，這是一個「拜力」的社會。⁴

現在許多關於民國時期地方菁英或強人的研究，⁵也已證明上述的情形是事實。可是如果我們總是把這些地方強人描繪成依靠槍桿子的土豪劣紳，很可能會忽略他們其他的面向。因此，我們在論及民國時期的地方強人時，需要更具體的案例。

本文所探討的對象——閩西上杭人傅柏翠，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農村地方強人。傅是一個客家人，閩西地區是客家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傅的崛起與客家的宗族文化和人際網絡，當然不無關係。⁶而且如王奇生的分析般，傅也是個靠武力、財力興起的強人。但是，傅同時又是一個革命知識份子，早年曾是孫中山革命忠實的追隨者，後來被迫走上共產革命之途。在1931年脫離共黨後，傅作為一位左翼份子、地方領袖，活躍於閩西社會，致力於地方農村改革，直到1949年始再投入共產黨的懷抱。

因為曾是共產革命的叛徒，傅柏翠直到近幾年才更多地被學者們注

⁴ 〈今日之福建！（二）福建人禍何以不抗？〉，《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7月22-23日，版3。

⁵ 地方菁英(local elite)，根據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0的定義，係指藉由各式各樣的手段支配某一地區的人。本文則是用地方強人一詞，因為中文的強人即帶有此一意義。

⁶ 閩西地區，相當於今日的龍巖市轄區，古代屬汀州。其中，長汀、永定、上杭、武平、連城五縣為純客家縣，龍巖、漳平則非純客家縣，既說客家話，也說漳泉話（閩南話）。早期中共黨員鄭超麟日後便回憶說，閩籍學生因地域文化的差異而不團結。其中舊汀州府學生主要說客家話，舊漳州府學生則不說客家話。鄭超麟本人是漳平縣人，但他不會說客家話。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12-13。

貳、初出茅廬

傅柏翠，福建省上杭縣蛟洋村人。蛟洋是個純客家村，傅姓在蛟洋是大姓。民國時期，上杭分為 5 路 23 區，蛟洋屬北路第四區。⁷該地位於四縣邊界山區，是土匪野獸聚居處，民眾為自衛故，習武成風。論者有謂，毗連蛟洋之白砂的袁姓向有文學傳統，他們的後代多以文應試，傅姓則有習武風氣。⁸傅柏翠本人幼時曾習武，可說是受此風所影響。

傅柏翠生於 1896 年。傅家並不是一個書香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文盲，父親曾上過私塾，有一身好武藝（傅柏翠從小便從其父練拳），但沒有功名。儘管如此，傅家頗為富有，從曾祖父輩開始釀酒，開酒店、雜貨店，置田產，成了土財主，⁹日後中共即指傅柏翠是蛟洋的大地主。¹⁰但由於沒有功名，傅柏翠一家在傅氏宗族間被人瞧不起，傅柏翠的父親因此發誓要把傅柏翠培養成一位上等人。在傅七歲時，其父即為他聘請了一位塾師。傅從這位塾師學得許多中國古典經典，還知悉了清廷腐敗的情形，以及康有為、梁啟超所主張的立憲改革，傅也因此一度傾慕康、梁思想。1906 年，傅在塾師的推薦下，赴縣城新式小

⁷ 張漢等修，丘復等纂，《民國上杭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頁 80-81。

⁸ 楊彥杰，《閩西客家宗族社會研究》（香港：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1996年），頁 55-57。

⁹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 6。

¹⁰ 〈向省委報告（濱字地五號）〉（1928/07/26），收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3》（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4年，下文引用之《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福建文件》），頁 77。

學堂就讀。¹¹這間小學堂是辛亥革命時被焚燬的琴岡高等小學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戰火波及上杭。當時傅柏翠已自琴岡小學畢業，留在縣城自修。在各種消息的鼓舞下，傅拋棄了康、梁立憲改革的主張，加入同盟會，並改名傅漢恢。¹²但由於革命軍內部的分裂，以及清軍的反撲，閩西辛亥革命不過兩三個月即宣告結束。¹³傅未及參與任何軍事行動，但據其日後所言，辛亥革命使他從此認識到封建制度的腐敗與帝國主義的可惡，並由此走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之途。¹⁴

辛亥革命後不久，傅柏翠在父親的鼓勵與支持下，前往福州就讀福建高等學堂，該校「以教大學預科為宗旨」。¹⁵當時許多省城學子熱中政治，傅卻埋首書齋。1912年，傅考上法政專門學校。就讀一年後，傅對未來感到困惑，不知何去何從。當時正好有一股留學日本的熱潮，傅受其影響，乃於1914年啟程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律。¹⁶

當時的早稻田大學學風開放，在農村問題研究方面也頗有聲譽，許多日本農村運動領袖，以及中國海陸豐農運領導彭湃，皆是該校出身。

¹¹ 傅柏翠，〈上杭初期革命鬥爭情況〉（1955），轉引自：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in *West Fujian: Land and Migration, 1910s-1940s*, ed. Leo Douw and Dai Yifeng, et al.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5-156.

¹² 傅柏翠，〈辛亥上杭光復親歷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輯14（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頁80-83。

¹³ 蕭文遺稿，〈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復和革命軍在長汀的失敗〉，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輯2（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370-381。

¹⁴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0.

¹⁵ 李華興，《民國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593。

¹⁶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56-157.

當彭湃於 1918 年赴該校就讀時，正值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再復興時期。彭日後投身農民運動與共產革命，與此一時期的經歷有密切關係。¹⁷

傅柏翠也是在此時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據其所言，他在日本期間，第一次從周作人口中聽到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思想。後者是受托爾斯泰與克魯泡特金影響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其所倡導的新村運動是為了要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農村共產生活組織，並由此改造個人，重塑世界。周作人則是新村運動在中國的主要倡導者。¹⁸傅柏翠於 1916 年回國後，曾在五四運動期間聯合其友人試圖在家鄉組織一個新村，後以無人參與而流產。¹⁹儘管如此，如後所述，傅一直沒有放棄建立新村的理想。

與此同時，傅柏翠還是持續關懷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在早稻田求學期間，傅與閩西同鄉蕭其章（武平人）、劉克謨（武平人）、沈毅民（連城人）、余子雍（永春人）相善，經常談論國事。1915 年，他們一同加入了中華革命黨。其中，蕭、余、沈三人在同年回閩謀刺福建督軍兼省長李厚基未成，被捕犧牲。²⁰

¹⁷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6-58.

¹⁸ 新村運動是源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在歐美流行一時的新生活社區運動。該運動的目的，是不憑藉暴力流血，訴諸道德模範，即通過模範社區的建立和宣傳，使全社會、全人類自動仿效，最後成一無壓迫、無爭鬥、無階級的大同世界。在該社區內，各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會員自由加入與退出，全憑個人良知約束全社區的生活。據周昌龍教授的研究，雖然中國很早就有人注意到新村運動，卻未成大器。直到該運動傳到日本，經武者小路實篤倡導，後由周作人在中國大力鼓吹，才在五四運動前後造成一時的風氣。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237-280。

¹⁹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2.

²⁰ 福建省武平縣志編纂委員會，《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傅柏翠當時沒有參與暗殺活動，但他於 1916 年回國後也開始積極投入地方的政治、軍事鬥爭。當時閩西社會深受軍閥的剝削與戰火蹂躪。先是在 1918 年時，有陳炯明、許崇智以護法名義，率粵軍進入閩西，與北軍混戰多時。1922 年以後，許崇智率領的粵軍，以及贛軍和福建陸軍又先後進駐閩西。這些軍閥隊伍操持地方政權，派款勒捐，拉夫搶掠，乃至強種鴉片，帶給閩西社會很大的災難。²¹據調查，閩西汀州在 1926 年時已預征田賦至 1931 年。²²對此，士紳出身的上杭藍溪人丘復即作詩形容說：「狼來尚可，兵來更餓；捉人勒錢，無錢放火；鎗彈在身，生殺由我。」²³軍閥對於閩西地區的危害，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軍閥的危害，傅柏翠出面與地方士紳商量，組織民團，捍衛地方，獲得鄉民的支持。這種由地方人士出面組織自衛武裝的作法，並非傅柏翠的創舉，實乃當時中國各地農村普遍的情形，閩西地區也有先例。²⁴矛盾的是，當許崇智部於 1922 年駐紮上杭時，傅柏翠竟率領其民團協助許部在地方籌措軍餉。當許部離杭時，傅竟因此認為在上杭將

出版社，1993年），頁804-805。縣委統戰部供稿，〈蕭其章先生傳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武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武平文史資料》，輯1（武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武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1983年），頁38。

²¹ 張漢等修，丘復等纂，《民國上杭縣志》，頁34。藍漢民，〈鴉片為害上杭瑣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上杭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編，《上杭文史資料》，輯6（上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上杭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1984年），頁20。

²² 陳翰笙，〈中國農民擔負的賦稅〉，收入王仲鳴編譯，《中國農民問題與農民運動》（上海：平凡書局，1929年），頁164。

²³ 丘復，〈兵來行〉，收入丘瓊華、丘其憲選編，《丘復詩文選》（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頁33。

²⁴ 如清末舉人出身的永定富嶺鄉人王紹經，在辛亥革命後便募款購槍，回邑倡立保安會，以靖地方。徐元龍主修，《永定縣志》（臺北：臺北市永定縣同鄉會永定會刊社，1982年臺灣重刊本），頁775。

無所作為，沮喪地想要去浙江，但他的雙親打斷了他這個想法。據傅自稱，他所以支持許崇智，也是為了聲援孫中山革命的緣故。²⁵由此可見，傅一開始就不限於地方的格局，而且懷抱更遠大的政治理念與革命理想。

參、走上革命之途

在 1920 年代前期，傅柏翠已是上杭社會裡赫赫有名的人物了。他在 1916 年回國後，在縣城開辦律師事務所，為鄉里仗義直言，在群眾間贏得名聲。1923 年，上杭爆發了縣長程道華（廣東潮安人）疑似侵吞兵餉案。傅柏翠在由士紳階級所掌握的縣議會的授意下，對程進行調查，發現程確實侵吞了不少款項，程因此被迫辭職。同時，傅還指控前縣長兼上杭中學掛名校長丘嘉謨侵吞兵餉。丘與前面提及的丘復皆是清末科舉出身的士紳階級，兩者在民國 2 年同時被選為省議會議員，是民初上杭社會的知名人士。丘復所修的《民國上杭縣志》裡還特別記錄了丘嘉謨擴建上杭中學校舍記略，以彰其功。²⁶丘嘉謨對傅的調查深感震怒，要把傅趕出上杭。縣議會懼於丘的威勢，也停止了傅的調查。但傅卻動員學生起來示威抗議，議會不得不繼續調查丘嘉謨，並要他退還被侵吞之款。最後傅獲得了勝利，這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大人物。²⁷這一場新知識份子與傳統士紳間的世代衝突，也突顯了上杭社會正經歷一場由傳統邁向現代的變革。

1926 年 10 月，何應欽率領之北伐軍東路軍克復閩西地區。當時東

²⁵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2.

²⁶ 張漢等修，丘復等纂，《民國上杭縣志》，頁 33、176-177。

²⁷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3-164.

路軍政治部主任是永定高頭人江董琴。江早年即跟隨孫中山投入辛亥革命，1924年時在孫中山的命令下，赴廈門籌組國民黨福建省臨時省黨部籌備處。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展，江作為國民黨左翼人士，其吸收的黨員也多是激進的左翼青年，不少是來自江的閩西同鄉，也有來自毗鄰閩西之粵東客家籍學子，如大埔的羅明等人。²⁸羅明是後來中共在閩西、粵東地區的重要領導幹部，也是傅柏翠的革命引路人。

在閩西地區，江董琴也藉其政治部主任的關係，扶持成立了許多由左翼人士所掌握的國民黨地方黨政機構。傅柏翠作為一位著名的地方左翼人士，也受到重用。他曾擔任1926年10月所成立之國民黨上杭縣黨部籌備處秘書，²⁹還於1927年3月與武平人謝秉瓊（跨黨黨員）在上杭縣城籌備成立汀屬八縣社會運動人員養成所，並擔任該所的總務主任。³⁰

這些左翼份子在掌握地方黨政大權後，竭力維持戰後的社會秩序。1927年初，上杭的駐軍有盧明鳳、田德勝兩營。盧、田軍閥成性，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傅柏翠等人乃聯絡武平國民革命軍游擊司令藍玉田、地方民軍孔弼成等部，以及近郊農民，圍攻上杭縣城，轟走了盧、田二營。³¹這個藍玉田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友人，正如傅日後所言：「藍

²⁸ 江文新，〈江董琴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動〉，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編，《永定文史資料》，輯4（永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1985年），頁66-71。〈中國國民黨福建臨時省黨部報告〉，漢口檔案，12829，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

²⁹ 溫長添，〈國民革命軍十七軍在上杭〉，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4，頁31-34。

³⁰ 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閩西革命根據地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頁24。

³¹ 溫長添，〈國民革命軍十七軍在上杭〉，頁34。〈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5/11），收入《福建文件8》，頁50。

的地位原由閩西一些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幫他造成的。」³²

也是在這個時期，傅柏翠開始下鄉推動社會改革，在其家鄉蛟洋進行二五減租，農民因此敬之如父母，附近三十里周圍的農民請其前往組織農協，一時成立了十幾鄉，入會會員不下兩千戶，農民群眾達五千以上。但這些群眾實際上是出於對傅個人的信仰才起來的，是「傅同志的群眾」。³³事實上，這也是閩西乃至整個福建地區農民運動的普遍現象，即「沒有能充分地發動群眾」，³⁴只是透過某些地方強人去間接動員，以致農民「看農協亦以國民黨政府機關看待，稱辦農協的人為黨部先生，而另一方面是把農協當作鄉村自治機關，農協職員雖然並非最著名的大土劣，總是有名望有身家財產的鄉紳家長」。³⁵傅柏翠日後也承認，蛟洋地區的農會執行委員會是由幾個房族頭子充當。³⁶

儘管如此，地方保守派仍不能容忍像傅柏翠般的左翼份子。因此，當國民黨上杭縣黨部於1927年5月17日開始清黨後，傅當時雖然還不是共產黨，但保守派還是「挨家挨戶搜捕傅柏翠」。³⁷據傅日後所言，當時國民黨縣黨部所以要搜捕他，與「仇家構陷」有關。³⁸但我們不清

³²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收入《福建文史資料》，輯7，頁4。

³³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建文件3》，頁136-137。

³⁴ 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收入中共福建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寫委員會編，《福建黨史資料》，輯3（福州：中共福建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寫委員會，1984年），頁18。

³⁵ 〈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十二號〉(1928/01/27)，收入《福建文件2》，頁96。

³⁶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2。

³⁷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收入《福建黨史資料》，輯3，頁13。

³⁸ 〈傅柏翠反正後 表明心跡之一函〉，《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

楚他所謂的仇家是不是就是他過去得罪的地方士紳。無論如何，傅柏翠在不久後便離開縣城，回到他的家鄉蛟洋去了。

這時候，中共閩南特委書記羅明亦正在上杭。他是為逃避 4 月 12 日廈門的清黨，才離開閩南赴閩西地區活動。據羅日後所言，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傅柏翠這個名字，但並未與傅有進一步的接觸。8 月初，國共已正式分裂，中共發動南昌暴動，羅明為了迎接南下的南昌暴動軍，再度前往上杭。³⁹與他同行者有漳平人陳祖康。1920 年陳炯明駐紮漳州之際，為響應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的勤工儉學運動，補助轄內諸縣各派二、三名學生到法國留學，陳祖康便是其中之一。⁴⁰陳在法國時加入共黨，後因表現不好被開除。回國後經其同鄉鄭超麟的介紹，進入黃埔軍校任經濟教官，並再度入黨。⁴¹北伐時期，陳在江董琴的東路軍政治部裡任宣傳科長。⁴²羅明與陳祖康一同赴蛟洋拜訪傅柏翠，介紹傅入黨，然後三人再齊赴上杭縣城迎接南昌暴動軍。傅日後宣稱：「我本來是反對這個黨，不贊成這個黨，因為陳祖康和羅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介紹我，我不得不順點情面。」⁴³無論實際上是出於什麼原因，傅柏翠從此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⁴⁴

國 20 年 7 月 29 日，第 3 張第 1 版。

³⁹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頁 13-14。

⁴⁰ 陳祖康，〈青燈夜雨憶前塵（一）〉，《中外雜誌》，20:1（臺北，1976 年），頁 60-66。

⁴¹ 〈趙亦松關於澄碼漳州（龍溪）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建文件 3》，頁 121。

⁴² 江文新，〈江董琴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動〉，頁 80。

⁴³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收入《福建文件 8》，頁 10。

⁴⁴ 據羅明的回憶，他是在上杭黨員藍為仁、藍為龍的介紹下去蛟洋作傅柏翠的工作。羅在傅家住了幾天，對傅的印象頗好，說他自日本畢業回來後不願作官，能接近工人群眾，還說傅表示願意為革命犧牲奮鬥，所以

傅柏翠在暴動軍離開後，又回到蛟洋繼續推動減租、平崇、抗捐等運動。當時上杭駐軍藍玉田因未獲得正式編制，心懷不滿，暗中與左翼份子聯繫，所以默許蛟洋的農運。⁴⁵不久，駐防泉州的新編第二師郭鳳鳴部（上杭土匪出身）為十一軍蔡廷鍇所逐，率部回閩西，驅逐藍玉田部，佔上杭為己有。郭在得知蛟洋的情形後，大為不滿，要傅立即解散農會。中共因此派鄧子恢等人來蛟洋，催促傅柏翠發動暴動。鄧子恢是龍巖人，1926年入黨，隔年回鄉投入農民運動與地方黨政工作，是1928年3月龍巖後田農民暴動的領導人。暴動失敗後，鄧即被派到上杭工作。

鄧子恢到蛟洋後，看到農會裡竟還掛著孫中山像，要傅柏翠撕下來，傅卻說「掛在上面並不會吃飯，怕什麼」，還說「我不革命也是可以的」。⁴⁶事實上，傅雖然加入了共產黨，但他並不贊同中共武裝暴動的主張，還害怕因為顏色太深而引來麻煩。蓋作為一位地方領袖，傅在追求革命的同時，也不能不顧慮到自身與地方人民的利益與安全。因此，他當時就對鄧子恢等人說，蛟洋工作已經做好了，請鄧等人趕快到別處去。鄧等人批評他拉攏地主，他不但不接受，還存怨恨之心。⁴⁷

無論如何，傅柏翠並不算發動暴動。不過，一件偶發事件，卻成為蛟洋暴動爆發的導火線。在1928年5月間，一位郭鳳鳴部的連長欲前往龍巖大小池劫掠，路過蛟洋時，該部士兵搶走了農民數隻耕牛。農民群集圍剿該部，繳了四、五枝槍，並逮捕該連長。該連長與傅有關係，

「由兩位同志負責介紹，上報特委批准」。但這兩位同志是誰，羅沒有交待。羅明，《羅明回憶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1。

⁴⁵ 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頁20。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4。

⁴⁶ 〈向省委報告（濱字五號）〉（1928/07/26），收入《福建文件3》，頁77。

⁴⁷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頁8-9。

是傅派往郭部工作的。傅替該連長說情，但由於群情激憤，傅只得聽任群眾槍斃該連長及士兵。事後，郭鳳鳴威脅蛟洋農民償還二十枝槍，農民大憤，要與之決戰。郭派其副官前往交涉，農民聚眾達千人圍之，該副官不發一言即逃。⁴⁸後郭派鍾銘清團前往圍剿，但傅並不願意發生衝突，在兩軍對壘時，傅仍不斷解釋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不過是實行土地革命，你們不要誤會。」⁴⁹然而，事態至此，已無可挽回。鍾團與連城民團羅其藻部迅即打垮了蛟洋農民的烏合之眾，攻入蛟洋，燒殺搶掠。從此，「傅柏翠與郭鳳鳴成了仇讎」。⁵⁰傅也被逼上梁山，走上了共產革命之途。

肆、逼上梁山

蛟洋暴動失敗後，傅柏翠率領蛟洋部分群眾，退往上杭、龍巖交界的郭車、蘇家坡一帶山區，打游擊戰。⁵¹當時永定溪南里、金豐里在張鼎丞等人領導下爆發暴動，因此，中共要求傅率領群眾到溪南里活動。但由於強烈的地方觀念，傅不願遠離蛟洋，故拒絕了此一要求，而選擇前往離蛟洋較近的太平里（坎市、高陂一帶）地區活動。⁵²

民國初年的太平里，是個貧富差距嚴重之地區，坎市出身的大商人在家鄉廣置田地，⁵³貧下人民卻經濟無著，不得不上山為匪，致「土匪

⁴⁸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頁138。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5。

⁴⁹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頁10。

⁵⁰ 胡師社，〈長汀匪亂史〉（臺中：撰者，1973年），頁82。

⁵¹ 陳復才，〈北四區蛟洋暴動〉，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2，頁26-27。

⁵²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7。

⁵³ 〈坎市社會調查〉，《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1月9日，版4。

擄人勒索成為常事，往往僅有數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⁵⁴當時太平里的幹部有林梅汀、林一株等人，後者在蛟洋暴動前就被中共派到蛟洋做政治與軍事教育工作，已經認識了傅柏翠。⁵⁵而且他們亦是由傅的好友陳祖康吸收入黨，⁵⁶皆視陳為英雄，還說要他們工作，「只有靠陳子侃（按：即陳祖康）的信」。⁵⁷另外，太平里的黨員與傅柏翠相同，也不贊同共產黨的暴動，「常常替反動派虛張聲勢，發出種種怪論，很有取消鬥爭的傾向」。⁵⁸當時林梅汀便對群眾說：「我們的房子，我們的祖宗是搬不開的，鬥爭失敗了，是不堪設想的呵！」⁵⁹不過，在中共的催促下，傅柏翠等人還是在1928年7月發動太平里暴動，曾試圖攻打龍巖縣城與坎市，但都已失敗告終。⁶⁰暴動隊伍也因此四散，傅才率領蛟洋農軍去永定溪南里與張鼎丞會合。

張鼎丞是永定溪南里人，1898年生，是刨煙工之子，職業是小學教師。刨煙是永定農民一項主要副業，但收入微薄。⁶¹農村小學教師的收入亦不豐裕，在永定，「小學教員每年最多不過大洋百元左右，五六十元者最普通，有不滿三十元者」，「都是吃自己的飯，實在不夠半年

⁵⁴ 〈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報告〉(1928/04/03)，收入《福建文件2》，頁198。

⁵⁵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2。

⁵⁶ 中共永定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永定人民革命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5-46。

⁵⁷ 〈趙亦松關於澄碼漳州（龍溪）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建文件3》，頁121。

⁵⁸ 〈向省委報告（濱字五號）〉(1928/07/26)，頁73。

⁵⁹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紅旗週報》（上海），期25，頁39。

⁶⁰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9-12。

⁶¹ 胡大新，〈永定縣煙草業的歷史考察〉，收入勞格文主編，《客家傳統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94-95。

吃」。⁶²包括張鼎丞在內的許多溪南區黨員，皆是小學教師出身。⁶³在傅柏翠來到後，中共於 1928 年 8 月成立了閩西特委，並合編各地武裝為紅七軍第十九師，其中蛟洋農軍被編為五十五團，傅任團長。隨後，紅七軍先後到平和五坎、上杭豐稔一帶游擊，但皆失敗。紅軍領導者間也發生齟齬，出身中下階層的鄧子恢與張鼎丞不滿意傅柏翠這種大地主出身的幹部，他們譏諷蛟洋群眾因為看到張鼎丞家鄉溪南里的群眾已分得土地，也要回家去分田，使得傅因此動搖。但實際情形應該是各隊伍農民不願離鄉太久，所以才想要回家去吧！無論如何，隊伍不久後就各自回鄉，傅也帶著他的隊伍回到蛟洋去了。⁶⁴

當時中共已經開始懷疑傅柏翠。原來 1928 年初獨立第四師張貞部回閩南駐紮時，已加入鄧演達第三黨的前北伐軍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江董琴也同時回閩南，在張貞的羽翼下進行活動。與江過從甚密的共產黨員陳祖康、謝秉瓊等人也於此時脫離共產黨，加入江董琴的行列。這些人的態度，正如張貞當時所主張般，雖然贊同土地革命，但反對暴動；⁶⁵或者如陳祖康所言，「中國馬上的蘇維埃政權是一條走不通的路」。⁶⁶這些立場與傅柏翠的主張類似，加上這些叛黨份子皆是傅的朋友，所以當時中共黨內便謠傳傅與他們仍保持通訊，甚至還有傳言說傅已經叛黨。⁶⁷當時傅也確實因為屢遭失敗，心灰意冷，加上「餉彈兩缺，無法

⁶² 〈趙亦松關於永定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建文件3》，頁126。

⁶³ 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根據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

⁶⁴ 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頁28。

⁶⁵ 〈福建工作中的問題及意見〉(1928/06)，收入《福建文件2》，頁296。

⁶⁶ 〈反對第三黨宣傳大綱〉(1928/07/09)，收入《福建文件3》，頁35。

⁶⁷ 〈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關於永定暴動等問題給閩西特委的指示〉(1928/08/11)，收入《福建文件3》，頁155。〈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

支持」，已將隊伍遣散，自己帶著十幾個人上山去做「大哥」了。而且他也有脫黨的打算。後來中共福建省委派傅的好友羅明去勸說，傅才打消了此一念頭。⁶⁸

儘管傅柏翠消沉，但蛟洋卻逐漸發展成為閩西革命根據地最重要的中心。1929年3月，朱德、毛澤東率領來自贛南的紅四軍占領長汀縣城，打死軍閥郭鳳鳴，但旋不久又轉回贛南。當時中共福建省委為了策應紅四軍，派了許多人到蛟洋作軍事準備。前面提到的太平里黨員林梅汀等人，雖然在1928年底由於「臨陣脫逃」而被閩西特委開除黨籍，但是他領導的隊伍此時也被調到蛟洋訓練。⁶⁹另外，中共還派黃埔軍校出身的羅瑞卿（四川人）到蛟洋協助軍事訓練。⁷⁰當時中共福建省委批評上杭黨「個人在群眾中的影響常大過黨的影響」，⁷¹這裡的個人應當就是指傅柏翠。儘管如此，蛟洋的地位仍愈來愈重要。原來在1929年3月時，福建省委還規定閩西工作要以永定為中心，⁷²才不過一個月，便又重新規定上杭才是閩西工作的中心。⁷³

1929年5月，朱毛紅軍再度轉進閩西。在抵達連城廟前時，朱毛

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頁10。

⁶⁸ 〈中共福建省委十一月份黨的組織工作報告〉(1928/12/11)，收入《福建文件3》，頁303。〈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11/21)，收入《福建文件8》，頁33。

⁶⁹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11/21)，頁36。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定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頁1022。

⁷⁰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47、49。

⁷¹ 〈福建組織狀況統計表〉(1929/03/08)，收入《福建文件4》，頁153。

⁷² 〈中共福建省委關於閩西政治經濟狀況與今後工作方針的決定〉(1929/03/08)，收入《福建文件4》，頁123。

⁷³ 〈中共福建省委報告〉(1929/04/19)，收入《福建文件4》，頁174。

對於下一步的行動感到猶豫，便請傅柏翠前來商量。⁷⁴當時傅可能給他們介紹了龍巖地方民團與駐軍陳國輝部衝突的情形，以及劉烈波這個人。劉是一位有 80 位囉嘍的投機匪首，與前述太平里的土匪有關。這些土匪不僅在反龍巖駐軍陳國輝部的立場上與中共一致，且「願受柏翠指揮」。⁷⁵事實上，殘暴的陳國輝部早已引起龍巖群眾的普遍不滿。⁷⁶以劉烈波為首的龍巖諸民團，也在閩南駐軍張貞的慫恿下，打算乘陳國輝赴粵參與第一次粵桂戰爭之際，佔領龍巖縣城，驅逐陳國輝。⁷⁷正是在此一時間點，朱毛領導的紅四軍來到了閩西。

5 月下旬，紅四軍在劉烈波等地方武裝的協助下，佔領龍巖縣城，陳國輝棄城逃跑。6 月初，紅四軍復在上杭白砂擊敗上杭駐軍鍾銘清團。⁷⁸紅四軍的立足閩西，傅柏翠可謂功不可沒。因此，傅旋即被任命閩西軍委委員，⁷⁹其所領導的隊伍也與其他地方武裝合編成紅四軍第四縱隊第七支隊，由傅任支隊長。而劉烈波部也被改編為巖平寧游擊大

⁷⁴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頁 49-50。

⁷⁵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5/11)、〈閩西工作報告〉(1929/08/22)、〈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8/28)，收入《福建文件 8》，頁 51-52、103、136。劉烈波係龍巖西山社人，曾在陳國輝部下服務，後反目成仇，所以才與共軍合作，驅逐陳部。〈土匪末日 巖東著匪劉烈波正法〉，《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2 年 4 月 14 日，第 2 張第 4 版。

⁷⁶ 〈陳國輝部殘酷成性〉，《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18 年 5 月 26 日，第 1 張第 3 版。

⁷⁷ 〈共匪入劫龍巖前後詳誌〉，《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18 年 6 月 3 日，第 1 張第 3 版。中共的資料亦證實，當時「張貞與陳國輝搶龍巖地盤之爭日劇」。〈中共福建省委關於省委全會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29/05/23)，收入《福建文件 4》，頁 231。

⁷⁸ 〈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1930/05/18)，收入《福建文件 14》，頁 130。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1-66。

⁷⁹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組織報告〉(1929/07/29)，收入《福建文件 5》，頁 59。

隊，並由林一株擔任該隊的黨代表。⁸⁰

隨後，自 1929 年 8 月 17 日始，傅柏翠的第四縱隊與林彪的第一縱隊聯手圍攻上杭縣城。此一行動的目的，就閩西特委看來，是為了打通汀武杭三縣土共的聯繫。不過，對於傅柏翠來說，攻打杭城的意義在於報一年前鍾銘清團血洗蛟洋之仇。9 月 20 日，上杭縣城被攻破。「硬漢子」鍾銘清帶數百名士兵，來回衝殺，終究不敵，為紅四軍所擒，隔日槍決。傅柏翠終於報了當年血洗蛟洋之仇了！⁸¹

紅軍在其所占領之地區成立蘇維埃政權，推動土地革命，沒收一切地主與宗族嘗會的田地，以及自耕農自食外尚有多餘的部分，由農民代表會議或農民協會，以一鄉或數鄉為單位，依據人口數目均分。但在某些地區，也有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分田時以抽多補少為原則，並不是重新劃分。⁸²包括蛟洋在內的許多地區，皆按照此一辦法分配土地。⁸³

傅柏翠後來即使退出了中共，也仍舊稱贊共產黨推動的土地改革與國民黨不同，因為中共「講了就兌現，沒有打空頭支票的」！在傅的家鄉蛟洋，分田以前，地主以宗族地主居多，佃農須繳納達總收穫量 80% 的地租；在分田以後，人民生活確實好轉了。周圍地區農民受此影響，也起來要求分田。如白砂，當地國民黨官員生怕蛟洋地區的影響，想要推動二五減租來緩和農民的情緒。然而，正如傅柏翠所言，「如果共產黨到了那邊，農民們可以分到田地，誰還願意去二五減租？萬一共產黨

⁸⁰ 〈中共龍巖縣委書記謝△△給省委的報告〉(1929/07/09)，收入《福建文件18》，頁120。

⁸¹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頁168-169。

⁸² 〈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07)，收入《福建文件8》，頁72-73。

⁸³ 〈閩西代表大會主席團向省委報告〉(1929/07/13)，收入《福建文件8》，頁54-55。

失敗了，地主亦斷不肯讓農民減租。」⁸⁴一語道破了國共兩黨的差異。後來白砂果然也被紅軍占領，分配土地。只是過程太過殘酷，是由傅柏翠偕其袁姓友人（中共文件謂「袁祖安」、地方報紙謂「袁冠豪」）攻入白砂，燒殺擄掠。這實際上是地方共黨游擊隊公報私仇的作風，所謂「土共」的混名即由此而來。後來中共乾脆把此一事件歸咎於第三黨份子袁祖安利用紅旗打擊農民，槍斃了袁祖安，以撇清關係。⁸⁵無論如何，白砂從此與蛟洋聯成一氣，成為閩西蘇區的中心。

伍、從革命到反革命

然而，也正是在閩西蘇區發展至其高潮時，傅柏翠與中共間的分歧也愈益明顯。

首先，傅柏翠在土地政策上，比中共還要激進的多。他反對中共只分土地，而主張「搞共產主義嘛，應該土地國有，共同生活才對」。⁸⁶傅的此一想法，是受到新村思想及蘇聯集體農莊政策的影響，後者是他當時才接觸到的。但原來就不喜歡傅柏翠的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批評傅的辦法不符合中國實際情形，傅則堅持己見，兩個人因此大吵了一架。⁸⁷鄧後來向福建省委報告說蛟洋還有富農、小地主在爭領導權，指

⁸⁴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收入《福建文史資料》，輯35，頁88、99、104。

⁸⁵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反對第三黨改組派的欺騙政策與我應付的方法〉（1929/08/03）、〈閩西工作報告〉（1929/08/22），收入《福建文件8》，頁95、99、101。〈共匪蹂躪地方情形〉，《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18年7月23日，第1張第3版。

⁸⁶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8。

⁸⁷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41、47-48。

的即是傅柏翠。⁸⁸

不只是土地政策，傅柏翠桀驁不馴的態度也令其他同僚相當憤恨。像是被派來蛟洋工作的羅瑞卿就批評他「農民意識」、「小資產階級意識」。⁸⁹紅四軍於1929年9月攻下上杭縣城後，在城內召開紅四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會後，傅柏翠的第四縱隊第七支隊隊長一職改由張鼎丞接任，傅則改任縱隊黨代表。⁹⁰據閩西特委所言，此一調整乃是由於傅「不講軍事，又無緊張工作精神，弄得四縱隊無甚頭緒」，不得不調其改任黨代表；然而，傅卻因此不滿，「借故請假終不回部工作，委以上杭總隊長職亦不肯就，老住蛟洋，大發牢騷，影響到蛟洋群眾異常消沉」。⁹¹當時與他關係較好的外來幹部是同時也受到打擊的毛澤東。⁹²10月，朱德率領紅四軍出擊粵東東江地區，毛留在上杭縣城「養病」，與傅柏翠往來頻繁。同年底，紅四軍擬再轉回贛南，毛規勸傅隨他一起走，傅婉拒，毛就把待產的賀子珍託付給傅，率軍離開了閩西。⁹³當時閩西特委曾託毛向傅說明他「在政治路線上和組織路線上有不少的錯誤」，但傅還是拒絕接受此一批評。⁹⁴

⁸⁸ 〈中共福建省委致閩西特委及前委信〉(1929/09/06)，收入《福建文件5》，頁211。

⁸⁹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頁47、49。

⁹⁰ 〈巡視員謝運康給福建省委報告〉(1929/10/25)，收入《福建文件5》，頁367-368。

⁹¹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第五號〉(1930/01/10)，收入《福建文件8》，頁163。

⁹² 當時紅四軍裡陳毅等幹部批評毛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毛在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遭到「嚴重警告」，其前委書記職也由陳毅取代。直到該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毛才恢復前委書記職。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201-207。

⁹³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35-46。

⁹⁴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信〉(1930/04/27)，收入江西省檔案館等編，

傅柏翠雖然被剝奪軍權，閩西特委卻不敢對其採取更嚴厲的組織手段，甚至還任命傅擔任特委委員兼財政部長。但傅仍是調而不動，不願就職。⁹⁵當時中共已進入立三路線時期，對農村富農的態度愈益激進。如中共福建省委就指示驅逐富農出身的幹部，告訴他們，「你退出黨後還可以做鬥爭的工作，不過黨的組織不是容許富農在內的」。⁹⁶但閩西特委竟仍然任命地主出身的傅柏翠擔任特委委員與財政部長，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妥協。蓋傅在蛟洋是一位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群眾領袖，若欲予以整肅，後果恐怕不堪設想。故閩西特委在批評傅之餘，亦不無為難地說：「像這樣能力有限又不受支配的同志，實屬難於處置，望省委設法調開。」⁹⁷

然而，分裂終究難以避免。1930年5月，龍巖籍幹部郭滴人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評論蛟洋暴動時說，該暴動「在富農領導之下，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沒有深入土地革命的鬥爭，不向外發展，結果受軍閥的摧殘而失敗」。⁹⁸這裡的富農指的正是傅柏翠。儘管如此，傅還是一貫的桀驁不馴，尾大不掉。他拒絕閩西特委任命的職務後，回鄉當起了山大王，「天天在那裡罵縣委罵縣政府」，拒絕在其家鄉執行蘇維埃政府的土地政策，反而組織「共家團」，發起「共家運動」。⁹⁹不過，「共家運動」並沒有成功。據傅日後所言，他當時把比較密切的幾家的田地，依其自願，合併耕作，然後使這幾家進一步合成一個「共同耕作，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91。

⁹⁵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的信〉(1930/04/27)，頁592。

⁹⁶ 〈中共福建省委給閩西特委及四軍前委信〉(1930/01/08)，收入《福建文件6》，頁5。

⁹⁷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第五號〉(1930/01/10)，頁163。

⁹⁸ 〈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1930/05/18)，頁129。

⁹⁹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信〉(1930/04/27)，頁592-594。

共同生活」的集體。但由於私人間發生意見，對共同事業的興趣降低，以致無疾而終。¹⁰⁰

據閩西特委的指控，傅柏翠退出四縱隊後，曾帶了一些槍枝回到蛟洋，「擁槍自重」，拒不交出武裝。據傅個人所言，他所以拒不交出武裝，是為防禦鄰近反動派的報復。在他給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的信裡還說，「除非把我殺了以後，才能和它（按：指槍枝）相離」。閩西特委就把傅與鄧子恢的往來信件全部公佈，如此一來，傅與共黨的矛盾就公開化了。¹⁰¹

這時外界傳言傅柏翠因為槍械問題已被共黨槍決。¹⁰²不過，事實上當時中共閩西黨正忙於對外軍事，無暇顧及傅柏翠。1930年4月，閩西紅軍合編為紅十二軍，出擊東江，後方僅留下由地方武裝合編成的紅二十軍。後紅十二軍大敗而歸，適值紅四軍於6月再來閩西，中共乃決議紅十二與二十軍大部偕紅四、六軍往江西發展，另編組一隻紅二十一軍在閩西活動。¹⁰³8月，紅二十一軍出擊東江，再度慘敗，「幾乎使二十一軍全體瓦解」，¹⁰⁴不得不於9月初撤回閩西，並於10月復被改編成紅十二與二十一軍。

同一時間，中共成立閩粵贛特委，作為閩粵贛邊區最高黨領導機構。1930年11月，特委書記鄧發抵達龍巖。鄧發一來後，便注意到

¹⁰⁰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0。

¹⁰¹ 〈柏翠同志致子恢的信〉，收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頁597-598。

¹⁰² 〈共匪火拼 傅柏翠已槍決〉，《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19年11月30日，第3張第1版。

¹⁰³ 〈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案〉，法務部調查局共黨研究中心典藏資料。〈福建軍委關於閩西、閩北紅軍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0/06/19），收入《福建文件6》，頁228。

¹⁰⁴ 〈劉伯堅關於閩西軍校報告〉（1930/11），收入《福建文件8》，頁186。

傅柏翠的問題。蓋此時閩南駐軍張貞已在 12 月初設指揮部於龍巖適中，準備大規模地圍剿閩西蘇區。¹⁰⁵當此圍剿之際，像傅柏翠這種不穩的份子，無疑是顆不定時炸彈。因此，閩粵贛特委於 12 月間決議開除傅的黨籍。然而，外來的鄧發沒有料到，傅在地方上實力雄厚。他被開除黨籍後，蛟洋北四區二百多名黨員也跟他同進退，全體退黨。他們還組織了農民聯合會，提出武裝自衛、實現土地、和平、自由三大要求。其中土地的要求是不出土地稅；和平的要求是不要反對富農；自由的要求是不當紅軍。因此，閩粵贛特委乃改變態度，致信傅要他再作考慮，還要求傅的好友羅明也寫信給他，「看他能否糾正」。畢竟北四區對於閩西蘇區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況且適值國軍圍剿，除非到最危險的關頭，不能輕用「最後的辦法解除他們的武裝」。¹⁰⁶

然而，傅柏翠不僅拒絕了閩粵贛特委與羅明的勸告，甚至打算乘紅十二軍北上長汀、連城之際，聯絡蘇區內部的「動搖份子」於 1931 年 3 月 15 日進行暴動。為此，紅十二軍急忙從汀連趕回，於 3 月 13-20 日間三次攻打蛟洋及其鄰近的大池、小池地區。諷刺的是，傅採取了紅軍的游擊戰術來對抗紅軍。在紅十二軍攻入蛟洋後，鄉內只剩幾個老人家，其他群眾都隨傅「上山」去了！這些老人家大罵紅十二軍：「閩西政府與上杭縣蘇已反動了，過去強人當紅軍，現在紅軍殺人！」並說：「傅先生是好的，他救我們窮人，你說他反動，我敢殺頭擔保。」紅十

¹⁰⁵ 〈張師限期出兵閩西剿除共匪〉，《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19 年 12 月 8 日，第 2 張第 1 版。

¹⁰⁶ 〈中共閩粵贛特委開除傅柏翠黨籍的通知〉（1931/01/27）、〈中共閩粵贛特委給羅明的信〉（1931/01/31），收入中央檔案館編，《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1930-1931》（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下文引用之《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閩粵贛文件》），頁 24-28。

二軍便在群眾的怨聲載道下，撤離了蛟洋。¹⁰⁷傅在地方上勢力之大，由此一目瞭然。

事態至此，已無可挽回。閩粵贛特委乃編造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組織，說前述的陳祖康等人在 1928 年 6 月叛黨後，組織了此一政黨，並派人回鄉聯絡動搖份子，打入根據地內部。迄 1931 年初，社黨「頭目傅柏翠首先在上杭北四區宣佈獨立」，始將該黨反革命的面目暴露在群眾面前。¹⁰⁸由此即爆發了殘酷的肅社黨事件。

許多傅柏翠的好友因捲入該事件遇害，如前述太平里的黨員林梅汀便是其中一位。另外，根據當時國民黨方面的報導，肅社黨事件的受害者，以當地出身的知識份子居多，蓋這些知識份子，「難免有地方觀念，或退有怨言，或陰謀反正」等等。¹⁰⁹傅柏翠就是這樣的知識份子。事實上，中共在福建其他農村地區，也都是依賴知識份子打入的。蓋「中國農村，還是宗族社會的高牆築起，外來人如何能入農村，尤其是外省人，憑空地實在無法可以入去。只有發展青年學生，由他們去入農村，或是由他們介紹得到農民同志入農村」。¹¹⁰可是這些知識份子關係複雜，有的像傅柏翠般桀驁不馴，或是像前述的陳祖康等人般叛變投敵，以致中共也不相信他們，說：「越是動搖投機的非無產階級化的知識份子幹部，最嚴重的壓迫下，越是自首叛變的先鋒！」¹¹¹如今國軍大舉的圍剿壓

¹⁰⁷ 〈家、弼、霖自閩粵贛蘇區來信〉(1931/03/23)、〈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二號〉(1931/03/28)、〈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三號〉(1931/04/07)，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73、80-84、111。

¹⁰⁸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紅旗週報》，期25，頁42。

¹⁰⁹ 〈閩西赤匪內訌日甚〉，《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7月17日，第3張第1版。

¹¹⁰ 〈福建工作中的問題及意見〉(1928/06)，《福建文件2》，頁297。

¹¹¹ 〈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十九號〉(1929/01/28)，收入《福建文件4》，頁

迫，不能不再挑動中共的神經，最後決定把傅柏翠之類桀驁不馴的份子，不論他們是出於地方觀念還是真的與反革命組織有關係，一概驅逐肅清！

肅社黨事件的受害者非常多。據閩粵贛特委 1931 年 4 月份的報告，當時他們已逮捕了四、五百名的社黨份子，其中有二百餘人被槍決；在 5 月份一個月，逮捕了六百人左右，槍決了一百九十餘人；在 6 月份一個月則更是誇張，總共槍決了八百二十四名社黨；整整半年來，合計被槍決的社黨份子已不下二千人了。¹¹²明顯的，社黨被破獲人數的逐月增加，與圍剿情勢的愈益嚴苛有直接關係。甚至閩粵贛省委還歇斯底里地懷疑福建省委與中央內部也有社黨份子。¹¹³

可是中共還是拿傅柏翠沒有辦法。自從傅與共黨決裂後，蛟洋周圍地區成了人間煉獄，紅軍與「傅黨」常常在此燒殺劫掠。當時閩粵贛特委由於軍事上無能剿滅傅黨，便採取經濟與交通封鎖手段。¹¹⁴據外間報導，在上杭北路被指為傅黨的民眾，皆被限制自由，不准寄人籬下，也不准離開「匪區」，甚至不准其他民眾周恤或僱用。¹¹⁵作為反制，傅經常率領蛟洋群眾至上杭北區及連南等地劫掠，¹¹⁶並獲得相當的成果。據中共方面所言，迄 1931 年 4 月止，從北四區到連南廟前一帶，已完

59。

¹¹²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1931/06/24)、〈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1931/07/15)，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128、217、231-232。

¹¹³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二號〉(1931/06/22)，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207-208。

¹¹⁴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頁127。

¹¹⁵ 〈上杭北區赤匪分化〉，《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5月26日，第2張第2版。

¹¹⁶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六號〉(1931/05/10)，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120、139。

全成了傅的勢力範圍。¹¹⁷

與此同時，傅柏翠遣上杭民團主席賴子欣前赴龍巖縣城與剿共軍張貞師旅長楊逢年磋商，表示「願留代表二人在指揮部為質以堅信約」。5月21日，協商達成，傅部改編為龍巖上杭連城三縣邊界保安總隊，傅任隊長，賴子欣為副隊長。¹¹⁸6月26日，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正式取消通緝傅柏翠。¹¹⁹在自白書中，傅宣稱：

竊傅在民十六以前，本一三民主義的奉行者，祇以平日賦性狂直，與人多忤，而尤喜斂抑豪強，致清黨時為一般仇家所構陷，迫不得已，始挺而走險。迨見共黨政策荒唐，措置乖謬，遂深悔從前舉動之孟浪，覺陷身污泥，非急圖拯救不可。故自前年十月間由上杭退出後，即離開隊伍，隱居家鄉，不復參與該黨一切工作。中間雖受該黨幾度威迫，亦置不理。近來因各處農民群眾，在該黨高壓政策之下，屠殺擄掠，慘不可言，目擊心傷，忍無可忍。爰糾合一般武裝同志，從賴主任子芹（欣）之後，誓與該黨決心奮鬥。……¹²⁰

雖然其中難免有渲染，但也大體描繪出傅加入革命以來的心路歷程。從此以後，傅就完全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

¹¹⁷ 〈蔡協民關於福建工作情況報告〉(1931/04/13)，收入《福建文件7》，頁158。

¹¹⁸ 〈楊逢年收編傅柏翠部〉，《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5月30日，第2張第2版。

¹¹⁹ 〈省府一零七次會議〉，《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6月27日，第2張第2版。

¹²⁰ 〈傅柏翠反正後表明心跡之一函〉，《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7月29日，第3張第1版。

陸、傅柏翠與十九路軍

1931年7月，傅柏翠被委任巖永杭連平寧六縣聯防委員。¹²¹許多共黨份子因為傅的影響，以及國軍的圍剿與蘇區內部肅反擴大化的威脅，紛紛投靠傅柏翠。¹²²閩西共軍也節節敗退，退出北四區周圍區域。迄7月止，閩粵贛特委已不能再封鎖傅柏翠了。¹²³8月10日，傅柏翠率領杭巖連保安隊聯合國軍張貞等部攻入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永定虎崗，¹²⁴閩西蘇維埃政府被迫向汀連方面撤退。¹²⁵汀江以東地區，淪為白區與游擊區。

傅柏翠雖然與國軍聯手剿共，但他非常痛恨剿共軍蹂躪地方的行徑，特別是地方民團。時人諷刺，「『紅』來固死，『白』來亦不得生」，其中的「白」正是指無惡不作的民團。¹²⁶如龍巖總民團在奪回龍巖後，竟向巖屬各區佃農強收十九年度的田租，並以赤化嫌疑之名，恫嚇販賣婦女。¹²⁷傅不恥這類行徑，在一次聯手圍攻龍巖小池的戰役中，有民團乘機牽走農民耕牛六七十頭，還擄去婦女三十餘人。傅柏翠見狀，即率

¹²¹ 〈巖永杭連平寧六縣聯防委會紀詳〉，《江聲報》（廈門），民國20年7月1日，版3。

¹²² 〈閩西赤匪勢窮糧絕 四面受困多投向傅柏翠〉，《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6月1日，第2張第2版。

¹²³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1931/07/15），頁231。

¹²⁴ 〈四九師克復虎崗戰事紀詳〉，《江聲報》（廈門），民國20年8月26日，版3。

¹²⁵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六號〉（1931/08/30），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275。

¹²⁶ 〈福建民團之當頭棒〉，《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9月14日，版3。

¹²⁷ 〈龍巖民眾劫後餘生又增痛苦〉，《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6月26日，第3張第1版。

部退出，「不願共負此不名譽之名」。¹²⁸前述加入第三黨的左翼份子江董琴當時也被委任閩西各屬民團總指揮，但他也因為轄下永定縣民團的爭權奪利，灰心地辭去總指揮一職。¹²⁹像傅、江般既不滿意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也不恥與聲名狼藉的剿共軍為伍之地方強人，只能在夾縫間求得生存而已。

剿共軍的惡行立刻獲得了報應。如來自贛南的紅軍於1931年7月2日逼進長汀時，守軍盧新銘旅竟然逃到連城的姑田一帶，「盡力搜括」，「百般剝削」，讓紅軍輕易地攻佔了汀城。¹³⁰9月18日，紅軍逼進連城縣城，盧新銘旅再度由於「無力支持」，退往永安縣境。¹³¹該部隔年初發生譁變，盧新銘被屬下扣留拘禁。¹³²像這種烏合之眾，實不可能抵擋共軍的攻勢。

1932年初，紅軍向上杭城反攻，武平土匪出身的守軍鍾紹葵部，也「終以眾寡懸殊，不得已棄城暫退」。¹³³4月，由紅一、五軍團組成的東路軍開入閩西，一直忙於內訌的國軍與地方民團聞風而潰，使東路軍在一個月內先後占領龍巖與漳州城，迄5月底始撤回閩西。

紅軍儘管輕鬆地占領了龍巖、漳州等縣城，卻對傅柏翠的家鄉上杭

¹²⁸ 〈傅柏翠退出小池真因〉，《江聲報》（廈門），民國20年8月7日，版6。

¹²⁹ 〈江董琴整理永定民團〉，《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1月20日，第2張第2版。〈江董琴已辭閩西民團指揮〉，《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2月8日，第2張第3版。

¹³⁰ 〈閩西人民請賑匪禍〉，《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7月22日，第2張第2版。

¹³¹ 〈連城被匪攻陷〉，《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9月30日，第2張第2版。

¹³² 〈盧新銘部譁變〉，《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3月15日，第2張第2版。

¹³³ 〈粵閩會師剿共〉，《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3月22日，版3。

北四區毫無辦法。原來，自傅叛降國軍後，共軍恨之入骨，將其與鍾紹葵等閩西「團匪」並列，非去之而後快。¹³⁴但北四區群眾敬仰傅柏翠，他們不相信共黨反傅的宣傳。¹³⁵當東路軍來到時，中共動員群眾進攻北四區。¹³⁶但地方共黨幹部對於爭取北四區並不積極，因為他們也相當敬仰傅柏翠，認為「北四區群眾也分了田地，又有醫院、學校...群眾都很滿意」，而且群眾「擁護傅柏翠，像赤區群眾擁護共產黨一樣」，¹³⁷所以他們不願意進攻北四區，在開群眾會前還先向傅報告請求許可。¹³⁸不僅如此，傅還聯合其友人劉烈波等人所率領之龍巖等處民團大舉反攻，一度奪回龍巖的大小池。¹³⁹

然而，傅柏翠為避免身家受累，還是帶著他的家眷離開了閩西，赴福州暫居，並曾一度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召見，赴南京供獻剿共良策。¹⁴⁰1932年5月，福建省政府任命傅代理龍巖縣長。¹⁴¹但這是一個苦差事，蓋龍巖縣久經「赤禍」，丁糧捐稅，一律蠲免，省府雖應允撥

¹³⁴ 〈中共閩粵贛省委緊急通知第一號〉(1932/04/01)，收入《閩粵贛文件1932-1933》，頁123。

¹³⁵ 〈中共閩粵贛省委接受《中央局關於白區工作及白軍士兵運動給各級黨部及紅軍政治部訓令》決議案〉(1932/03/10)，收入《閩粵贛文件1932-1933》，頁109。

¹³⁶ 〈中共閩粵贛省委緊急通告〉(1932/04/03)，收入《閩粵贛文件1932-1933》，頁128。

¹³⁷ 〈中共閩粵贛省委致上杭新泉兩縣委信〉(1932/06/03)，收入《閩粵贛文件1932-1933》，頁180。

¹³⁸ 〈閩粵贛省委三個月工作報告〉(1932/05/20)，收入《閩粵贛文件1932-1933》，頁161。

¹³⁹ 〈龍巖民團收復大小池〉，《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6月6日，第1張第2版。〈保衛團收復大小池〉，《江聲報》(廈門)，1932年5月29日，版7。

¹⁴⁰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73-109。

¹⁴¹ 〈民廳新委之縣長局長〉，《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6月25日，版7。

款作縣府經費，可是口惠而實不至，歷任縣長皆不崇朝而去。前任縣長也因此猶豫許久才赴任，但最後還是由於省府撥不出經費，致難以維持。¹⁴²鄰近的永定縣長也是早已久懸多日，¹⁴³甚至前縣長還是被民團所殺。¹⁴⁴這種職務，當然不會有人願意擔任。況且，當傅被任命之際，龍巖尚在共黨手裡，直到 1932 年 6 月中旬才為剿共軍收復。¹⁴⁵

傅柏翠事實上也未立刻上任龍巖縣長。他於 1932 年 8 月中旬前赴漳州，¹⁴⁶面謁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原駐上海的十九路軍是當時舉國聞名的抗日軍隊，蔡則是一位抗日英雄。蔣介石在東路軍占領漳州後不久，即決定調十九路軍赴閩剿共。十九路軍在該年 6 月調往福建，並於 8 月初召開漳泉龍汀四屬綏靖會議，討論根除匪共的辦法。當時傅即是為提供剿共良策來漳，他建議蔡廷鍇：「必須使『耕者有其田』。」¹⁴⁷十九路軍亦接受了此一建議，蓋這也是當時社會輿論普遍的共識。

如前所述，中共在閩西時，曾推動土地革命，將地主、富農之田地平均分配給農民，還劃平田界，以防地主之歸來。剿共軍克復閩西之初，將土地歸還業主，並推行二五減租政策。在永定，原業主只要向縣府依章補契，即可收回其田地，佃戶則須繳付二五減租後之佃租，同時還需

¹⁴² 〈龍巖政費無出 康子常不敢赴任〉，《江聲報》（廈門），民國 20 年 6 月 7 日，版 3。〈龍巖縣長請省府撥政費〉，《江聲報》（廈門），民國 20 年 7 月 7 日，版 6。

¹⁴³ 〈永定縣缺久懸〉，《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1 年 4 月 13 日，第 2 張第 2 版。

¹⁴⁴ 〈永定熊縣長被民團殺害後〉，《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1 年 5 月 5 日，第 2 張第 2 版。

¹⁴⁵ 〈龍巖縣城確已收復〉，《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1 年 6 月 16 日，第 2 張第 2 版。

¹⁴⁶ 〈傅柏翠到漳謁察〉，《江聲報》（廈門），民國 21 年 8 月 18 日，版 3。

¹⁴⁷ 〈傅柏翠條陳辦理已收復赤區善後意見〉，《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1 年 9 月 17 日，第 2 張第 2 版。

負擔地方團防經費。¹⁴⁸傅柏翠在投靠剿共軍之初，曾表示「贊同田租二五附加」，¹⁴⁹但他根本就不認為二五減租能夠徹底解決問題。蓋許多地方的地主拿回土地後，雖然都有減租，但皆是迫於治安不良、人口離散、田地荒蕪的因素。地主仍舊握有相當大的權力，可以隨意撤佃起耕，還有某些地方的納租在七成以上，農民生活困苦異常。¹⁵⁰況且，「際此收復之初，是非莫辨，勢必詭計百出，乘機奪取」，兼之田界已被劃平，「大起糾紛，在所不免」。舊觀既不易恢復，二五減租也不能貫徹。¹⁵¹

所以，當時輿論普遍認為，分田勢在必行。許多人重提孫中山「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也有人主張由政府發行公債購買地主土地，分子佃農耕種。¹⁵²1931年張貞領導之四十九師克復閩西之初，就曾擬定土地分配方案，但未曾實行。¹⁵³十九路軍亦贊成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在1932年8月召開的四屬綏靖會議上，曾參加過共產黨、後脫黨加入第三黨的十九路軍要人徐名鴻即建議「在赤區內照舊分田（耕者有其田），重新登記」土地；四十九師師長張貞甚至在會上舉出傅柏翠的例子，說傅所轄的三十里內，仍舊分田，相安以居，可見分田辦法之成效。但也有反對者，如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便駁斥說：「分田乃共

¹⁴⁸ 〈永定第一次善後大會〉，《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6月20日，第2張第2版。

¹⁴⁹ 〈傅柏翠表示決心四點〉，《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5月31日，第2張第2版。

¹⁵⁰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2。

¹⁵¹ 周步青，〈閩西縣政芻議（二）〉，《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10月2日，「青天白日」副刊。

¹⁵² 〈剿匪司令部之剿共根本辦法著眼於土地整理解決民生〉，《江聲報》（廈門），民國20年6月27日，版3。

¹⁵³ 〈對四屬綏靖會議提最低限度幾點〉，《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7月31日，版2。

黨制度，如果都照共黨辦法，還談甚剿共。」¹⁵⁴不過，十九路軍最後仍決議採行分田政策。當十九路軍六十師沈光漢部於10月初開拔閩西之際，即對外布告：「本耕者有其田原則，不使豪劣羈佔土地」。¹⁵⁵12月，十九路軍公布相應暫行辦法，正式推動計口授田。¹⁵⁶

1932年10月，十九路軍進入龍巖縣城後，成立閩西善後委員會，作為重建閩西的領導機構，傅柏翠為該會委員。傅在省會處理完父親的喪事後，於10月抵巖視事，¹⁵⁷並立即投入軍事行動，協同十九路軍再度收復龍巖大小池。¹⁵⁸該會委員長是謝仰麒，¹⁵⁹龍巖適中人。謝姓是適中大姓，占有該地大部分土地。¹⁶⁰謝仰麒出身巨紳家庭，曾受五四運動之影響，投身社會運動。但其父親不久失勢，謝於是招兵買馬，投靠粵軍，成為適中地區最大的武裝團體。¹⁶¹當共黨東路軍東進漳州之際，適

¹⁵⁴ 〈四屬綏靖會議昨日閉幕〉，《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8月4日，版3。張貞後來說，他在會上因表同情於分田政策，因此遭到少數汀龍地方人士的抗議。不過，張對此問題的態度也相當曖昧。他認為分田與否應依照閩西習慣，即已分田者仍分田，未分田者則用二五減租辦法。〈張貞出發前之談話〉，《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15日，版7。

¹⁵⁵ 〈解決匪區土地問題〉，《江聲報號外》（廈門），民國21年10月17日，版2。

¹⁵⁶ 〈閩西善後中之兩要政〉，《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12月5日，第1張第2版。

¹⁵⁷ 〈傅柏翠返漳赴巖〉，《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30日，版4。

¹⁵⁸ 〈六十師收復大小池〉，《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12月15日，第2張第4版。

¹⁵⁹ 〈閩西善後委員會成立〉，《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22日，版7。

¹⁶⁰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7-18。

¹⁶¹ 占淇、豈聞，〈適中謝仰麒〉，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龍巖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龍巖文史資料》，輯16（龍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龍巖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頁55。

中與傅柏翠的蛟洋是少數未被共軍占據的地區，其中適中甚至被共軍包圍達四十九日仍未失陷。¹⁶²十九路軍雖任命謝為閩西善後委員會委員長，但對於謝這種地方強人並不放心。原來，在1932年8月的四屬綏靖會議上，十九路軍便已誓言要鏟除那些剿匪不足，害民有餘，且擁團自重的民團。¹⁶³其中龍巖縣之各民團，前不久才合力克復龍巖縣城，但旋又以餉彈私利之爭，互相傾軋，故態萌發。¹⁶⁴謝仰麒領導之適中保安隊，也向民眾抽取收獲五成作經費，民眾病之。¹⁶⁵因此，十九路軍在龍巖站穩腳跟後，即拘捕謝仰麒等團總。¹⁶⁶前述曾協助紅軍於1929年驅逐駐軍陳國輝部的傅柏翠友人劉烈波也遭到正法。¹⁶⁷至於原由謝仰麒擔任之閩西善後委員會主席一職，傅柏翠等人推薦蔡廷鍇擔任。¹⁶⁸後來委員會改組為「閩西善後處」，蔡廷鍇任處長，傅柏翠任上杭分處長。¹⁶⁹在人民政府成立後，傅又改任龍巖善後處長。¹⁷⁰由此看來，十九路軍與

¹⁶² 〈適中龍巖隨軍見聞〉，《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30日，版4。

¹⁶³ 〈四屬綏靖會議評價〉，《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8月5日，版3。

¹⁶⁴ 〈剿共緊急中 龍巖保衛副團長郭醒民不滿於袍澤〉，《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8月4日，第2張第4版。

¹⁶⁵ 〈適中風土人情調查〉，《福建民國日報晚刊》（福州），民國21年11月10-11日，版3。

¹⁶⁶ 〈謝仰麒扣留後 周煥文劉烈波亦經繳械〉，《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3月30日，版4。〈龍巖匪式民團相繼繳械〉，《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3月31日，版4。

¹⁶⁷ 〈土匪末日 巖東劉烈波正法〉，《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4月14日，第2張第4版。

¹⁶⁸ 〈閩西善後會請蔡廷鍇任主席〉，《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1月19日，版7。

¹⁶⁹ 〈閩西善後委會定十五日改閩西善後處〉，《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7月10日，版4。

¹⁷⁰ 〈龍巖善後處長改委傅柏翠〉，《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和國元年11月24日，第2張第2版。

謝仰麒等地方強人的結合，不是沒有現實政治的考量。

那麼，為什麼傅柏翠沒有遭到同樣的待遇呢？傅本人是較「進步」的份子是個重要原因。蔡廷鍇後來也稱讚地說，閩西工作「兼得傅柏翠等之協助辦理各事，均得順利」，當他看到蛟洋群眾「赤化後之團結，甚感快慰」。¹⁷¹但也不僅是如此，據傅柏翠日後所言，外間認為十九路軍的計口授田政策是他的建議，實則不然，是謝仰麒的主意。¹⁷²由此看來，謝也不是一個落後的土劣。筆者以為，十九路軍所以更看重傅柏翠，除了由於兩者間理念較契合外，也有其現實政治因素的考量。蓋當時十九路軍的控制力未能達到上杭、連城、武平等更內陸縣份。其中上杭、武平便是由粵軍聯合地方民軍從共軍手中收復，包括鍾紹葵等部在內的杭、武民團亦屬粵軍所轄，¹⁷³連上杭縣長也是由粵軍委任，¹⁷⁴故該二縣是屬粵軍而非十九路軍之轄區。在連城，自前述駐軍盧新銘部潰逃後，已無正規軍駐守，主要係賴「餉彈俱缺」的民團維持。¹⁷⁵雖然十九路軍於1933年3月一度收復連城，¹⁷⁶但該年8月旋即被紅軍驅離。因此，他們只能利用傅柏翠這樣有力的地方強人去間接深入這些內陸縣份。傅柏翠家鄉蛟洋周圍「鞭長莫及」的地區，當時便被劃為「閩西特區」，

¹⁷¹ 蔡廷鍇，《蔡廷鍇自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07-308。

¹⁷²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8。

¹⁷³ 〈黃任寰編練杭永民團〉，《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6月9日，第2張第2版。

¹⁷⁴ 〈上杭縣長已由駐軍暫委邱壽充任〉，《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10月14日，第2張第2版。

¹⁷⁵ 〈連城縣長計劃收復連南〉，《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8月30日，第2張第4版。

¹⁷⁶ 〈十九路軍過永安進連城〉，《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3月16日，第2張第4版。

由傅任區主席。¹⁷⁷該特區的一個任務就是從粵軍手中接收上杭縣務，¹⁷⁸後來傅也確實幫助十九路軍收編了盤據杭、武的鍾紹葵部為閩西人民自衛團。¹⁷⁹當時十九路軍對這些地方民團恨之入骨，若非他們無力控制上杭、武平等地，哪裡還會再容忍鍾紹葵之類的民團盤據地方呢？

閩西善後委員會（後改名閩西善後處）自成立後，即積極推動「計口授田」政策。其具體辦法是將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分配予上至地主、下至雇農在內所有能耕作之農民耕作，耕作者只享有使用權及收益權，沒有土地所有權。¹⁸⁰但結果並沒有全面實施，如在龍巖，「除白沙鄉外，其餘各鄉尚未授田」。¹⁸¹為什麼呢？論者有謂，因為該政策只是由政府由上而下去推動，並沒有由下而上地動員農民群眾，結果不僅地主富農反對，連貧雇農也因為土地分得太少，嘖有煩言。¹⁸²更不用說某些縣份（如長汀）的善後分處有壞份子混入了。¹⁸³不過，傅柏翠對於計

¹⁷⁷ 〈閩西善委會劃汀連永杭巖五縣邊界為閩西特區〉，《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4月7日，版4。

¹⁷⁸ 〈劫後閩西新局面已日益開展〉，《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4月24日，第1張第3版。

¹⁷⁹ 〈十九路軍總部昨委馬鴻興為第二獨立團團長 鍾少葵為閩西人民自衛團團長〉，《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和國元年11月24日，第1張第3版。蔡廷鍇，〈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輯59（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90。在後一文中，蔡即承認，他交付傅柏翠的一項任務，即是監視粵軍。

¹⁸⁰ 〈土地問題 閩西計口授田辦法〉，《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12月10日，版2。

¹⁸¹ 〈龍巖分田比率與統計〉，《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10月20日，版4。

¹⁸² 田竺僧，〈閩西計口授田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輯37，頁104-107。

¹⁸³ 〈長汀旅省同鄉會呈請閩西善後委員會慎重各縣善後人選〉，《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4月15日，第2張第2版。

口授田政策有較正面的評價，他認為蔡廷鍇等人確有決心，且有軍隊為後盾，地方官長也由軍隊委任，而且過程中並不是沒有動員農民。之所以會失敗，是後來「想到另外的地方去，還建立起人民政府，否則可能辦得更有成績」。¹⁸⁴

但是，傅柏翠過去不是主張土地集體化而反對共產黨的分田嗎？為何如今又贊成十九路軍的計口授田政策呢？原來傅在經歷過前述短暫的共家運動之失敗後，便認為「現在提出中國社會化還為期太早，只能做到把集中在地主私人手裡的田地解放出來，使其成為農有」。¹⁸⁵也就是說，分田或計口授田是暫時的過渡辦法，最終的目的還是集體化。原來，集體化也是當時人們關注的焦點。廈門報紙就有介紹蘇俄集體農場的報導，毀譽參半。¹⁸⁶十九路軍成立人民政府後，也曾在其報刊《人民日報》上介紹蘇俄集體農場。¹⁸⁷還有人像傅柏翠般，把計口授田當作「小經營」，是初步手段，以預備達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由此可見，傅柏翠與十九路軍在意識形態上某種程度的契合。他們所以贊同計口授田而反對共產黨的分田，就是因為「前者的手段，從和平中分配土地；後者的手段，以暴動奪取土地」。¹⁸⁸

至於傅柏翠的家鄉蛟洋，自傅與共黨分手後，「仍舊維持分田制度，採用更為公平的辦法為號召，並提出廢除債務、不許地主打擊報復和仍

¹⁸⁴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0。

¹⁸⁵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0。

¹⁸⁶ 〈蘇俄農村表裏的分析〉，《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5月23日，版8。雷通群，〈蘇俄的農民生活〉，《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月1日，版7。

¹⁸⁷ 趙韻松，〈談談蘇俄的集體農莊〉，《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和國元年12月24日，第3張第2版。

¹⁸⁸ 劉競渡，〈關於計口授田的我見〉，《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和國元年1月9日，第3張第4版。

保證婚姻自由等來安定人心，聯結群眾」。¹⁸⁹1932年10月杪，蛟洋、古田一帶一度為「赤匪」占據，慘遭蹂躪，迄隔年初始由傅聯絡十九路軍收復之。¹⁹⁰隨後，傅也在蛟洋地區實行計口授田，「每戶人家有幾口人，即有幾份田可以耕種，力求做到每個人有田可耕、有田可種；對於人口變化而影響計口授田者，則採取抽死補生的辦法，即哪家死了人或出嫁等，把其那份田給哪家剛生出來或結婚而尚未分到田的耕種」。¹⁹¹傅的辦法獲得相當大的成功。筆者以為，傅所以成功，既是由於他本身在蛟洋的聲望，也與他當時擔任「閩西特區」主席、閩西善後處上杭分處處長，掌握了地方政治資源，同時又有十九路軍的支持，不無關係。正所謂「中國農村問題要圖解決，仍非借用政治力量不可」。沒有政治、軍事力量作後盾，社會改革難以獲得貫徹。¹⁹²

不過，十九路軍的統治並沒有持續太久。1933年11月20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州召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還組織了生產人民黨，是為閩變。據何公敢的回憶，傅柏翠不贊成組織生產人民黨，還說「剛蓋了遮蔽風雨的房屋，又拆散了再蓋」。原來他與徐名鴻已在閩西南地區組織了農工大眾黨和改造社，用以容納主張穩健的人。但據蔡廷鍇的回憶，改造社是他為防止部隊分化，在十九路軍內部所成立的組織。¹⁹³究竟何種說法

¹⁸⁹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8。

¹⁹⁰ 〈沈光漢清剿巖杭赤匪經過〉，《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1月1日，第2張第4版。〈閩西赤匪勢將瓦解〉，《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1月8日，第2張第4版。

¹⁹¹ 傅贊謨口述，傅國興紀錄，〈回憶傅柏翠在古蛟的幾件事〉，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8，頁26。

¹⁹² 白雲，〈改造農村政治的根本目標〉，《江聲報》（廈門），民國20年7月30日，版2。

¹⁹³ 何公敢，〈福建人民政府和生產人民黨斷片〉，收入《福建文史資料》，

屬實，無從證實。無論如何，在閩變爆發後不久，蔣介石派蔣鼎文等軍入閩「討逆」，十九路軍兵敗如山倒。迄1934年1月中旬，福州棄守，大勢已去。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李濟深、黃琪翔等人民革命政府要員乘坐飛機來到龍巖，由傅柏翠等閩西善後處人員接待。當時蔡廷鍇「很想和傅柏翠合作，利用閩西善後處的基礎作基地，繼續反蔣抗日」。所以，他曾到蛟洋去拜訪傅柏翠，傅也表示贊同，全力支持。¹⁹⁴當時蔡給了傅一筆錢，助其維持身家，並請傅在蛟洋幫他建一幢房屋，打算在此長住下去，還要傅掌握好地方群眾與武裝力量。這幢房屋後來建好了，取名「避賢廬」。但蔡最後選擇前往香港，並沒有留在閩西。閩變就此告一段落。據傅日後所宣稱：「我在解放前，整個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上，與蔡廷鍇先生的關係是最密切了。」¹⁹⁵

柒、陳儀統治福建時期的傅柏翠

蔡廷鍇等人離去後，傅柏翠仍留在閩西。當時他有意退出政壇，隱居鄉林，曾作詩抒懷：¹⁹⁶

隱跡溪山好釣魚，饕餮以外便無求；

從來政海風波惡，引退行當趁急流。

但世人卻沒有放過他。怨恨他的人罵他是「慶父」，指控他強迫民眾推

輯1，頁12。蔡廷鍇，〈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頁81-82。

¹⁹⁴ 蔡廷鍇，〈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頁111-112。

¹⁹⁵ 傅柏翠，〈回憶福建事變及我與蔡廷鍇先生的關係〉，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卷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80-381。

¹⁹⁶ 原載於《柏翠詩選》，轉引自：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5年），頁138。

其為龍巖保衛團團長，並勾結偽義勇軍羅鳳歧等部，乃至於「赤匪」，以圖死灰復燃。¹⁹⁷駐防閩西剿共的粵軍黃任寰師則邀請傅擔任龍巖臨時治安維持會主任。¹⁹⁸還有甫任福建省長的陳儀也極力向福建地方勢力示好，大舉收編地方「民軍」為保安團。如傅的好友、武平土匪出身的鍾紹葵便是一例。鍾自 1930 年以來即鎮守武平、上杭一帶，如前所述，十九路軍曾透過傅柏翠的關係拉攏、改編鍾部；陳儀時期，鍾部也透過私人關係，先後獲編為保安團第十四團及第六團，¹⁹⁹繼續駐防汀、杭、武三縣。²⁰⁰共黨前書記瞿秋白就是於 1935 年被該部逮捕的。²⁰¹至於傅柏翠本人，雖然當時他未擔任保安團工作，陳儀還是非常禮遇他，准許蛟洋地區保留分配的土地歸農民所有。²⁰²

但這些地方強人各懷鬼胎，有的人還被謠傳與流亡香港的蔡廷鍇等人勾結，陰謀推翻陳儀的福建省政權。如德化的張雄南便與十九路軍有聯繫，他最初被陳儀收編為保安團第十一團，²⁰³1935 年時「揭竿而起」，旋失敗被捕。²⁰⁴抗戰爆發後張被釋放，²⁰⁵又起來為亂，最終被擊斃。²⁰⁶

¹⁹⁷ 〈慶父不除魯難不已〉，《福建民報》（福州），民國 23 年 3 月 2 日，第 2 張第 5 版。

¹⁹⁸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 137。

¹⁹⁹ 〈保安團併編後各團番號已內定〉，《福建民報》（福州），民國 24 年 10 月 9 日，版 6。

²⁰⁰ 〈鍾紹葵部分防汀杭武三縣〉，《福建民報》（福州），民國 25 年 5 月 8 日，版 5。

²⁰¹ 施清嵐，〈鍾紹葵浮沉錄〉，收入《武平文史資料》，輯 6，頁 1-6。

²⁰²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 141。

²⁰³ 〈全省民軍決先擴編十二團〉，《福建民報》（福州），民國 23 年 3 月 18 日，第 2 張第 6 版。

²⁰⁴ 〈德化張匪田禾〉，《福建民報》（福州），民國 24 年 11 月 23 日，版 6。

²⁰⁵ 〈省府擬定廿七年度本省行政計劃〉，《江聲報》（廈門），民國 27 年 1 月 15 日，第 1 張第 3 版。

²⁰⁶ 〈張雄南擊斃後陳主席嘉獎黃處長〉，《福建民報》（福州），民國

另外，傅柏翠的好友陳祖康，閩變時擔任漳浦縣長，閩變後也逃亡香港，1936年前後被派回閩南發動游擊戰，後來被軍統收編。²⁰⁷傅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時也曾居留香港一陣子，並加入蔡廷鍇、宋慶齡主持的全國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論者有謂，傅於1936年回到蛟洋，是應蔣鼎文、陳儀之邀，擬利用兩人的矛盾在福建發展力量。²⁰⁸只不過傅回閩西後仍維持他一貫的穩健作風，並沒有像陳祖康般，拿起槍桿打游擊。

中共也極力拉攏傅柏翠等地方強人。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後，留在閩西的「殘匪」組成游擊隊，由1935年4月成立的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指揮。共黨游擊隊為了獲得生存，必須與傅柏翠等地方強人統戰。1935年5、6月間，中共在蛟洋南部的雙髻山成立杭代縣軍政委負責上杭工作，該軍政委下設一個北四區工作團，專做古蛟地區的工作。²⁰⁹傅柏翠當時也非常清楚，國民黨為了剿共，共產黨為了生存，都必須依賴他。他自己也必須在國共鬥爭的縫隙間求生存，如果共產黨被剿滅，對他也沒有好處。所以共產黨與傅柏翠之間便形成了某種微妙關係，共黨不侵犯蛟洋，傅對共黨的雙髻山根據地也不禁糧，剿共時也只是虛張聲勢。²¹⁰不只有傅柏翠，前述傅的友人謝仰麒在閩變後回到龍巖

28年12月24日，版4。

²⁰⁷ 林南，〈陳祖康叛變之後〉，收入《龍巖文史資料》，輯18，頁63-64。

²⁰⁸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177-184。

²⁰⁹ 羅炳欽、林攀階，〈憶上杭三年游擊戰爭〉，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西游擊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446。又，古蛟之名，據時人稱，是古田、蛟洋、文都三鄉合併一鄉後之名稱。但何時合併，不得而知。不過，大概在1936年以後的資料提到此一地區都是以古蛟區稱之。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83。

²¹⁰ 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閩西三年游擊戰爭〉，收入《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西游擊區》，頁329。

適中，也與中共游擊隊達成檯面下的協議。²¹¹當時謝致力於家鄉經濟建設，以為「共匪」投誠後（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展），農村安定，「至多三年之後可復元氣」。²¹²中共當然不會贊成這種反共立場，但還是爭取其合作。²¹³謝仰麒有個適中同鄉、過去保安隊的下屬叫謝再發，立場與十九路軍接近，閩變後隨蔡廷鍇等人赴香港，抗戰爆發前回到閩西，在共黨與地方實力派間牽線，談判合作。²¹⁴傅柏翠、謝仰麒、謝再發，還有前述的陳祖康等人，都是抗戰爆發前夕，閩西共黨呼籲一致抗日的合作對象。²¹⁵

但中共對傅柏翠這些地方強人採取的是既聯合又鬥爭的手段。當時中共閩西南軍政委就批評杭代縣軍政委沒有去發動古蛟區的群眾起來鬥爭，揭破上杭北區統治者（即傅柏翠）的欺騙宣傳，甚至還同意古蛟區以土匪名義逮捕中共游擊隊員四十人，槍殺了其中六人。²¹⁶很明顯的，與傅柏翠這些地方強人合作只是手段，最終目的仍是要動員下層群眾起來打倒他們。

當時國民黨方面對於這些地方強人同樣也是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

²¹¹ 占淇、豈聞，〈適中謝仰麒〉，頁56。

²¹² 〈鄧子恢同志答覆謝仰麒的信〉（1937/04/15），收入福建省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閩粵贛邊區革命歷史檔案彙編2》（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下文引用之《閩粵贛邊區革命歷史檔案彙編》簡稱為《閩粵贛檔案》），頁319-322。

²¹³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關於閩西南和平談判三個月來的各方面動員工作致雲逸、南委轉中央報告〉（1937/09/17），收入《閩粵贛檔案3》，頁30。

²¹⁴ 鄭學秋，〈為閩西國共合作拉線搭橋—記謝再發烈士〉，收入《龍巖文史資料》，輯23，頁49-51。

²¹⁵ 〈張鼎丞等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致閩西南各界人士書〉（1937/05/15），收入《閩粵贛檔案2》，頁361。

²¹⁶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給杭代縣軍政委的指示信〉（1936/06/24），收入《閩粵贛檔案2》，頁165。

策略。當時官方報紙就批評蔡廷鍇組織的反帝大同盟及社會民主黨份子，勾結共黨，陰謀顛覆政府。²¹⁷蔡是傅柏翠的友人，社會民主黨就是過去中共指控傅的口實。又，陳儀雖然允許古蛟區維持分田的既成事實，但當時當局的政策是將田地歸還原業主（只是在尚未登記完畢前「暫維現狀」），²¹⁸報紙也不斷批評十九路軍計口授田政策帶來紛亂，²¹⁹甚至還直接點名傅的家鄉古蛟區的土地與婚姻問題，因為傅數年來的「附共、從偽、反正」而糾紛不已。²²⁰因此，傅也不得不謹慎。原來，在1931-1934年間，古蛟區的社會改革主持機構叫「自治委員會」，1934年後就改稱「農村教育社」，擬從教育著手建設農村。²²¹從敏感的土地問題轉移到教育議題，不能說與環境的壓迫沒有關係。

儘管傅柏翠低調謹慎，但還是不免樹大招風。1937年汀漳師管區司令涂思宗赴龍巖上任時，即向傅借了一個營的兵力作警衛。²²²據中共所言，涂是要傅交出武裝，傅只好送給他二連人，並迫擊砲二門，重機槍二枝，駁殼十餘枝，涂才罷手。²²³由此可見傅確實有相當勢力。又，涂思宗也是中共的統戰對象，與中共關係頗好，所以中共還幫忙說服閩

²¹⁷ 〈偽中華大同盟組織在閩陰謀完全揭破〉，《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5年5月19-20日，版5。〈社會民主黨勾結共黨活動〉，《江聲報》（廈門），民國25年2月19日，第4版第1張。

²¹⁸ 〈整理龍巖土地法〉，《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4年3月15日，版6。

²¹⁹ 〈徐逆名鴻遺禍龍巖〉，《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3年7月21日，版6。

²²⁰ 〈上杭古蛟區土地姻婚問題〉，《江聲報》（廈門），民國24年1月21日，版4。

²²¹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0-91。

²²²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42。

²²³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六號）〉（1939/05/20），收入《閩粵贛檔案3》，頁354。

西實力派擁護塗。²²⁴

陳儀倡導統制政治，²²⁵欲加強對地方的控制，當然不能容許這些地方勢力在他的背後自行其是。1938年4月，陳儀派黃蘇來上杭，欲同時解決傅柏翠與鍾紹葵，後者當時也與共黨有檯面下的互助協定。²²⁶黃到了杭城後，就召兩人來城。其中鍾一入城後就遭扣留，傅則是在抵達縣城之際，接到城內耳目的通知，回頭就跑，逃過一劫。黃蘇的舉措，引起地方人士不滿，鍾的同鄉粵軍練惕生等人也請黃手下留人，但黃不聽勸，執意槍斃鍾。²²⁷沒隔幾天，黃蘇在路上被鍾的手下鍾冠豪伏殺。陳儀大驚，乃派其姪陳頌文到蛟洋懇請傅柏翠出面調停，協助黃蘇的繼任者易啟基（長汀人）穩住武平、上杭局面。最後鍾冠豪接受收編，黃蘇事件始告一段落。²²⁸

²²⁴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三號）〉（1938/11/20），收入《閩粵贛檔案3》，頁238。涂思宗在抗戰前夕被國民黨軍委會委派為團長，組織中央考察團，於1937年5月底赴陝北與中共談判，受到中共歡迎。涂日後的回憶也指摘，中共要人周恩來、葉劍英皆是他在北伐時期已認識的老友，甚至毛澤東、朱德等人也與他相識。直迄今日，中共官方黨史對涂思宗還是秉持較正面的看法。曾弘慈，〈涂思宗生平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輯62（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57-163。

²²⁵ 鄭國雄，〈統制經濟，統制政治與中國〉，《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4年6月19-21日，版2。

²²⁶ 〈方方關於閩粵贛邊區政治形勢與黨的工作問題致中央報告〉（1938/01/10），收入《閩粵贛檔案3》，頁73。〈閩粵贛邊土匪情況及我黨對其工作的報告提綱〉（1940），收入《閩粵贛檔案4》，頁175。

²²⁷ 〈黃蘇除閩西巨患〉，《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7年4月19日，第1張第4版。

²²⁸ 施清嵐，〈鍾紹葵浮沉錄〉，頁7-8。吳梅林，〈黃蘇之死〉，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6，頁91-97。李致平，〈杭武事變紀實〉，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8，頁39。又，黃蘇是湖南綏寧人，黃埔四期畢業，1934年來閩省保安處就職。〈保安處副處長黃蘇氏在閩西殉職〉，《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7年4月27日，第1張第4版。

但陳儀並未因此放鬆對閩西的控制。1939年，被中共稱為較進步的「第三黨」份子永定縣長陳雪華因積極反貪污與制裁土劣，遭到暗殺（中共懷疑陳儀借刀殺人）。陳儀要傅柏翠去永定當縣長，傅拒絕，陳遂迫傅交出武裝，傅因此才接受此一任命。與此同時，龍巖有地方實力派羅鳳歧者，受到與省方親近之縣長陳石的壓迫，被暫時扣留。傅、羅這些地方實力派因此更加團結，以防省方的各個擊破。²²⁹這個羅鳳歧是龍巖雁石人，與第三黨、十九路軍和傅柏翠關係密切。如前所述，閩變後即有人指控傅、羅勾結，以圖東山再起。羅與前述的陳祖康一樣，後來被軍統收編。抗戰時期，羅也在家鄉推動教育，是一位進步份子。²³⁰

傅柏翠被陳儀打壓，共產黨也讓他不好過。因為，共黨認為這些中間派會以其「進步」的面貌欺騙群眾，所以比堅決反共的「落後份子」要危險的多。當時便有地方黨員認為傅是進步份子，是統戰對象，所以放鬆了對他的戒心。²³¹中共閩西南特委就警惕說，傅「較開明，能向群眾施小惠，這是較進步，便於我們推動工作」；但是，傅的「黨派成見」甚深，「手段之毒辣」，其任永定縣長「與陳儀不無交換條件」。所以，永定黨應一面動員「灰色人物、正紳名流」，在傅的下面掩護工作，還要小心傅派遣老師或聯保書記等打入中共組織內部。²³²

傅柏翠後來果然與共黨發生了衝突。事情發生於1941年，傅當時已辭去永定縣長之職，擔任省保安團第十一團團長。該年9月，該團於龍巖破獲中共閩西特委機關，逮捕特委書記王濤，梟首示眾。當代大陸

²²⁹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六號）〉（1939/05/20），頁353-356。

²³⁰ 陳榮坤，〈雁石羅鳳歧〉，收入《龍巖文史資料》，輯16，頁57-60。

²³¹ 〈中共閩西南特委關於閩西南政治經濟狀況與工作概況向南方局的報告〉（1940/09/08），收入《閩粵贛檔案4》，頁163。

²³²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八號）〉（1939/09/01），收入《閩粵贛檔案4》，頁70-71。

學者辯稱，當時傅不在龍巖，是十一團自行其是，不是傅的責任。²³³我們無從斷言究竟是誰的責任，但當時中共是把所有的罪過推到傅的身上，還指示黨員，小心傅的威脅利誘。²³⁴無論如何，傅從此又與共黨成了仇家，直到1949年以前，兩方面並未再進行合作。

相反的，傅柏翠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卻越來越融洽。在1940年之際，傅幫助福建省政府平定了閩西地區一起杭武事變。該事變的發動者李致平是上杭人，1938年時在鍾紹葵底下服務。黃蘇事變後，李被派去上杭北區白砂一帶擔任聯保武裝工作。1940年，前龍巖縣長陳石調任上杭縣長，開始征收房舖宅地稅，全縣譁然。其中北區一帶鄉民一致抵制，陳石以為是李搞鬼，派人暗殺，不成，李因此結夥發動暴動，是為杭武事變。事發後不可收拾，保安團也無法平定，省府只好敦請已卸任永定縣長的傅柏翠出馬，擔任保安團第十一團團長，招撫暴動隊伍。李接受了傅的招撫，並到蛟洋居住，接受傅的監護，以換取隊伍不被殺害的承諾。事變終告落幕。²³⁵這個李致平後來到上杭縣城活動，曾擔任商會理事長，還組織關帝會，聯絡下層群眾。²³⁶中共批評李是個壞蛋，靠倒帳來發財，組織關帝會是用來搞女人，他的後臺就是傅柏翠。²³⁷無論如何，杭武事變後，上杭縣長是由傅所推薦的練平擔任，杭城駐軍也是由傅的下屬傅柏茂領導的保安團第十一團，商會會長則是李致平，整個杭城成了傅的勢力範圍。

²³³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267-270。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52-155。

²³⁴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應付奸頑瓦解我們的新方策的指示〉(1941/11/10)，收入《閩粵贛檔案4》，頁187。

²³⁵ 李致平，〈杭武事變紀實〉，頁38-47。

²³⁶ 李致平，〈關帝會〉，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9，頁48-54。

²³⁷ 〈馬寧報告閩西起義後情形〉(1949/06/30)，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376。

捌、未竟全功的農村改革

儘管勢力龐大，傅柏翠在地方上卻不是完全沒有敵人。1941年，傅企圖為古蛟鄉村建設掛上「三民主義」的牌子，但遭到國民黨縣黨部書記王永滋的反對，後者是古蛟鄰鄉連城芷溪人。芷溪地主在古蛟有土地，但被傅分給群眾，因此不滿傅。王很清楚，如果古蛟自稱是三民主義的鄉村，那芷溪地主就要不回土地了。但傅於隔年還是成立了一個由縣長練平為主席，實際由傅主持的「古蛟鄉村建設委員會」。該會組織規程開宗明義便說道，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鄉村建設」，「遵照國父孫中山三民主義、建國大綱…」。²³⁸據傅所言，這是在當時環境下，不得不採取的手段，使自己的行為合法化。

據時人的評價，古蛟鄉建會的成就很大。當時古蛟地區的土地制度介於鄉有與私有之間，鄉政府可以隨時宣布把分給農民的土地收歸鄉有，重新調整。每年收成時，農民繳交收獲的百分之八（後來減到百分之五），充作公家費用。由於幹部得力，人心較齊，鄉建會在各方面都繳出了漂亮的成績，外界風評頗佳。²³⁹

古蛟農村改革所以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傅柏翠本人掌握了古蛟地區的鄉政大權，以身作則，故地方上阻力較小。當時國民黨福建省

²³⁸ 傅柏翠雖然把三民主義當成合法化的手段，但他以為，如果孫中山親眼見到當時閩西的現象，「說不定他的主張比我們要激烈十倍」。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閩西農村土地關係的基本情況〉，收入《福建文史資料》，輯35，頁104、169-170、198。藍德佳，〈上杭縣三年建設計劃之綱要〉，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14，頁58-59。

²³⁹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3。〈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閩西農村土地關係的基本情況〉，頁184。

政府也在許多地區推動農村改革建設，但由於地方土劣的反對，成績皆不如古蛟。如 1940 年後開始推行的龍巖縣扶植自耕農運動，雖然當局宣稱「收獲良好效果」；²⁴⁰但據傅柏翠所言，龍巖地方土劣仍舊猖獗、政治黑暗，苛捐雜稅繁多，危機四伏。²⁴¹

1941 年新任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也注意到傅柏翠的成就。劉本人對農村改革頗富熱誠。1944 年，劉要傅到福建戰時省會永安成立一個新村。傅為該新村擬定了章程，但不久後省府卻委派國民黨省黨部監察委員黃堅作該新村理事會理事長，將該新村定名「康樂新村」。²⁴²傅心生厭惡，拒絕再回永安。同年 9 月，劉建緒委任傅為寧化縣長，同時籌辦康樂第二新村，傅立即走馬上任。但當時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懷疑他是共產黨，外界也有謠傳，²⁴³傅因此行事處處受到掣肘，1945 年 3 月便不辭而別，回到古蛟去做山大王了。²⁴⁴

傅柏翠回鄉後，雖然未擔任官職，但仍舊是上杭最大的地方勢力。1947 年，國大代表選舉，有三青團出身的上杭湖洋人林志光想競選，但他還是先敦請傅柏翠出面參選（上杭只有一個名額），獲悉傅無此意後，始投入競選。²⁴⁵當時中共在論及上杭的情形時，也暗示傅柏翠「正

²⁴⁰ 〈龍巖扶植自耕農收獲良好效果〉，《福建時報》（福州），民國 36 年 1 月 10 日，版 4。

²⁴¹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 101-102。關於龍巖扶植自耕農運動，可見：陳淑銖，《從減租到扶植自耕農：抗戰時期至戰後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1937-1949)》（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頁 85-124。

²⁴² 曾紀增，〈永安的康樂新村〉，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永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永安文史資料》，輯 8（永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永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 年），頁 117-121。

²⁴³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 103。

²⁴⁴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 156-159。

²⁴⁵ 林鳳年，〈林志光競選「國大」代表記〉，收入《上杭文史資料》，

在建立自己的勢力」。²⁴⁶但共產黨沒有打算主動與傅做統戰，因為他們並沒有忘記傅過去的「罪惡」，而且戰後中共閩西黨內部充斥報復主義的情緒，他們要算老帳，清算至 1938 年的反革命份子。²⁴⁷這就逼得許多「反動」份子，即使有意合作，也不得不跟共產黨拼命。²⁴⁸當時中共也承認，此一報復心態阻礙了黨的發展。²⁴⁹

不過，隨著國共內戰戰事的發展，局勢愈益明朗，投靠中共的人也愈多。中共雖然接受這些人的「投誠」，但也不無警惕地說，他們是「因利益與我統一」。²⁵⁰傅柏翠也是當時主動向共產黨謀合的地方實力派之一。1948 年秋，國軍張發奎部參謀長李漢沖（曾任十九路軍軍官，參加過閩變）被派任福建第七行政專署（龍巖）督察專員兼剿共指揮官。李到職後即拜訪傅柏翠，討論時局。隔年 1 月，李親赴九龍與中共華南分局書記方方面談。回閩西後，李即與傅積極準備投誠之事。中共閩粵贛邊區黨委獲知此事後，乃致信李漢沖，表示歡迎；²⁵¹但同時又指示下級說，今天有許多「地方反動惡霸」向我「討好求饒」，「我們要比任何時候都更大膽去爭取他們，與他們接頭，准許他們將功贖罪」，但應

輯3，頁45。

²⁴⁶ 〈中共閩粵贛邊工委第二次擴大會議記錄〉(1948/05/14)，收入《閩粵贛檔案5》，頁309。

²⁴⁷ 〈中共閩粵贛邊區工委關於為迎接大反攻加強農村鬥爭的指示〉(1947/10)，收入《閩粵贛檔案5》，頁221。

²⁴⁸ 〈群眾運動與農村政策問題〉(1949/03/12)，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136。

²⁴⁹ 〈中共閩粵贛邊工委關於過去一年來工作總結〉(1948/08/05)，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11。

²⁵⁰ 〈中共閩粵贛邊區黨委會議紀要〉(1949/01/23)，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102。

²⁵¹ 〈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縱隊司令部給李漢沖先生的信〉(1949/03/20)，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150。

注意其中許多人表面上偽裝「革命朋友」，卻一面找我弱點與空隙，突然對我實施襲擊，或以改換旗幟來存其實力。²⁵²可見中共並不相信傅柏翠等人。

1949年5月1日，傅柏翠與李漢沖藉口迎接新任專員練惕生（李漢沖因被懷疑與共產黨聯繫，被省府撤職，傅柏翠透過其同鄉省府民政廳長袁國欽的關係，推薦練惕生接任專員），在上杭郭車傅柏翠的家中召開會議。參與者除李、傅、練外，還有武平縣長練平、永定縣長賴作梁（按：練平與賴作梁皆曾是共產黨員，後在傅柏翠的好友陳祖康的勸誘下脫黨）²⁵³、代表龍巖縣長章湯銘出席的閩西日報社社長陳天祥、上杭縣長丘師彥等地方實力派人物，會議上大家一致決議擁共反蔣。²⁵⁴5月23日，傅柏翠等人進入上杭縣城，公開宣布脫離國民黨統治，接受中共領導，並組織閩西義勇軍，成立閩西起義軍臨時行動委員會，由傅任主任，李漢沖、練惕生任副主任。永定、龍巖、武平、連城等縣也紛紛響應，此即所謂「閩西起義」。²⁵⁵但中共對於閩西起義相當不以為然，說：「閩西敵偽的起義，缺乏誠意的，有陰謀的，他們想以起義來換得人民的寬恕，保全性命、財產、地位與力量，避免全殲，等待時機，以便捲土重來。」²⁵⁶但是，「開飯店不怕人大吃」，對於這些人，中共一律接納，只是在「初期力量不足前，可憐他人之慨，大膽分化，孤立敵

²⁵² 〈中共閩粵贛邊區黨委關於提高階級警惕性的指示〉（1949/04/16），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215。

²⁵³ 林南，〈陳祖康叛變之後〉，收入《龍巖文史資料》，輯18，頁64。

²⁵⁴ 黃人熙，〈郭車會議追述〉，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12，頁24-25。

²⁵⁵ 陳賽文、黃寧、傅崇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60-169。

²⁵⁶ 〈閩粵贛之勝利形勢及我對起義部隊之對策〉（1949/05/27），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285。

人」，以「爭取或者緩和其一個反共堡壘」。²⁵⁷

隨後，中共派人去與傅柏翠代表商談。在會議上，中共代表批評傅柏翠起義的太早，還指責他們未經中共同意，自立番號，並且任意發行紙幣。當時傅的代表只得承認錯誤，說「傅先生離黨太久，見解不夠，聯絡不好，造成這個錯誤」。最後，會議決定，傅柏翠等人想要不受人民審判，就要立功贖罪，由傅負責「解放」長汀、連城。²⁵⁸傅柏翠等人為獲得諒解，也宣稱他們不要軍隊，寧可回鄉耕田養老，只是為了「解放」長汀，才繼續領導軍隊。但中共仍認為他們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名譽、財產，只是因為無法到美國、香港、臺灣，才投靠中共。²⁵⁹後來傅等人也果真率軍進攻長汀、連城，但被國軍胡璉兵團擊敗，上杭、龍巖等城也相繼被胡璉兵團占領，傅等人的家鄉遭到蹂躪，傅率軍隊上山打游擊。中共至此才稍為釋懷，稱贊「傅先生、練司令未曾因此而動搖喪志，與敵周旋到底，此說明領導起義諸先生經得起對敵鬥爭之考驗，認清人民勝利必然之前途」。²⁶⁰只是在閩西地區「解放」以後，中共立即於11月重新改編起義部隊，傅本人也被調到福州「學習」，從此離開了他的老巢——上杭古蛟。

玖、結論

最後，讓我們以傅柏翠與另一位民國時期著名的農村地方強人，

²⁵⁷ 〈中共閩粵贛區黨委討論閩西起義的對策〉(1949/05)，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365。

²⁵⁸ 〈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縱隊司令部與傅柏翠方面代表吳德賢談話紀要〉(1949/05)，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366-368。

²⁵⁹ 〈馬寧報告閩西起義後情形〉(1949/06/30)，頁376。

²⁶⁰ 〈整編閩西義勇軍方案〉(1949/10)，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379。

河南內鄉的別廷芳，作一個簡單的比較，藉此來探究傅的獨特之處。²⁶¹

河南西南部地區和閩西一樣，都是遠離國家統治中心的偏遠農村地區。別廷芳生於 1883 年，比傅大了十餘歲，是農村子弟出身，近於文盲，以勇敢著稱。別後來主要就是靠武力發跡，而且以恐怖和暴力手段著名。他多次訴諸暗殺與強奪，擊敗他的敵手，擴張自身勢力。1926 年別控制了全縣民團，並在 1927 年被公推為鄧縣、鎮平、內鄉、淅川四縣民團總指揮，雄霸河南西南部地區。

與別廷芳不同，傅柏翠出身富裕的地主家庭，有高學歷，曾赴日本留學。雖然傅與別一樣，也曾辦過民團，捍衛家鄉。但憑藉他家庭的資財，還有客家宗族團聚的力量，他不用像別一樣，從最底層的民兵做起。而與別最大的不同是，傅還是一位革命的知識份子。他靠著所學（如開辦律師事務所）以及革命知識份子的網絡，打進上杭的上層社會，並獲得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江董琴的提拔。後來他加入中共，也與此一人際網絡不無關係。

再者，傅柏翠始終不渝地抱持一個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他早年傾心康有為、梁啟超思想，以及孫中山革命，後來成為社會主義的信徒，熱中於在家鄉建立一個桃花源。他的加入與退出共產黨，以及與國民黨剿共軍的同床異夢，還有他與十九路軍的合作，都與其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息息相關。當然，我們不是說傅的行動完全沒有現實因素的考量，但與別廷芳等地方強人比較下，我們就可以明顯看出傅的獨特性。在 1930 年前後，別廷芳等地方強人在鎮平縣人彭禹廷的影響下，在內鄉、鄧縣、淅川、內鄉，發起了一場「宛西自治」運動。可是，根據張信的研究，別等人主要是利用這場運動來控制地方與動員地方資源，而

²⁶¹ 本文關於別廷芳的資料，是參考 Xin Zha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一書。

且他們也沒有像傅柏翠一樣，推動社會改革，更遑論分田了。

又，據張信所言，自治運動是別廷芳等人用來鞏固地盤並抵抗國家入侵的一個手段。對於傅柏翠般帶有強烈地方心態的地方強人來說，他當然也不歡迎國家的入侵與榨取，這也是傅與中共鬧翻的一個原因。可是，儘管不歡迎，也無論閩西是如何的偏僻，傅柏翠決不可能無視外來國家的威脅，也不可能單靠自己的力量抵禦國家的入侵。在閩變以後，傅同時面對來自陳儀福建省政府與中共的威脅。然而，頗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也正是在這兩股勢力的敵對與互相抵銷下，傅得以在其間掙扎縱橫，獲得夾縫間的生存，乃至於逐漸地壯大自身勢力。這樣一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也是造就傅所以與眾不同的原因之一吧！

在傅柏翠的例子中，我們還發現，國家與這些地方強人並不總是立於敵對的立場。像是傅曾在十九路軍的幫助下，在其家鄉蛟洋推動社會改革。後來省政府當局即使不贊同，也沒有禁止。甚至在抗戰後期，省政府當局還一度想重用傅的改革經驗，推動農村建設。儘管傅與政府當局的合作最後仍是無疾而終，但是他在古蛟地區的改革，依舊是同時人稱許的典範。

總結地說，傅柏翠是一位複雜的地方強人。他允文允武，不只是靠武力與財力崛起，還有遠大的社會改革理想。在中共眼中，他曾是一個革命者，但又是一個反革命者。在群眾眼裡，他是令人尊敬的大家長，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傅則是一個令人敬畏，卻又恨之入骨的地方強人。無論如何，傅那傳奇的一生，告訴了我們，民國時期的地方強人有許多面向，而不只是正紳與劣紳非此即彼的二元分類而已。

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人，中共決不會允許傅柏翠繼續在他的家鄉作山大王。在中共建國後，閩西的地方強人，包括參與「起義」的人士，先後遭到清算。傅柏翠本人則是在 1950 年被調離家鄉至福州工作，先

後擔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長、福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位階雖高，但只是虛位，這是中共統一戰線的手段。至於他的好友與親屬，就沒有這麼好運了。如前面提到領導保安十一團的傅松茂在三反時被當成反革命份子遭槍殺，傅柏翠的長子也在反右運動時受不了折磨自殺。文革時期，傅被抄家，其本人也被下放古田縣平和農場勞動。但傅接下來並未受到更嚴苛的待遇，這與他過去曾是毛澤東的好朋友或許不無關係。中共在 1985 年也為他被指為社會民主黨領袖一事平反，並於 1986 年接受他的入黨申請。不過，傅自從 1950 年被調離家鄉以來，只有幾次短暫回鄉探訪，最後於 1993 年死於福州。²⁶²作為顯赫一時的閩西地區地方強人，最後竟然客死異鄉，豈不悲哀。

智慧藏 (本文責任校對：高伊瑾)

²⁶²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70-200。

The Rural Society and Local Eli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u Bai-cui and the Minxi Region

Yao-huang Chen^{*}

Abstract

Fu Bai-cui, a Hakka from Shanghang County in Minxi region, was a multi-faceted local rural elit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His rise to prominence was attributed to his power, wealth, and exercise of local Hakka cultural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 Besides, Fu was a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and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hen he was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Being excommunic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31, however, Fu maintained a left-wing local elite and insisted in rural reform until 1949, when he rejoined the CCP.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Fu Bai-cui and explore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s of local rural eli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 Assistant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Keywords: Fu Bai-cui, Minxi region, local elite, rural reform,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